

最 高 指 示

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中 央 首 長 講 話

臨沂縣手工業聯社革命委員會印

一九六七年七月

目 录

中共中央关于印发林彪同志讲话的批语.....	
林彪同志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张春桥同志讲话.....	
姚文元同志讲话.....	
杜平同志讲话.....	
江青同志的讲话.....	68
触齋说太后.....	73

中共中央关于 印发林彪同志讲话的批语

各級党委，各級軍区党委，各革命委员会，各羣众組織：

林彪同志三月二十日的讲话，很好。这个讲话，高举毛泽东思想偉大紅旗，提出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根本問題，不仅对于军队的支左、支工、支农、軍管、軍訓的战斗任务，而且对于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现印成小册子，发给党、政、軍、民的基层，作为学习文件。

中共中央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四日

林彪同志在 軍以上干部會議上的講話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日

我今天要讲三个问题。第一，讲阶级、阶级斗争、阶级观点的问题；第二，讲主流、支流的问题；第三，讲军队支援地方的问题。

前几年，毛主席就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的问题。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可是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面，阶级斗争这个问题，却变得容易被忽略，好象没有阶级斗争了。我们毛主席就特别地强调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这一点，有些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也没有注意，更不用说修正主义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了。在这个重大问题上，毛主席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大大发展了。

毛主席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早就讲过，自从有了文字以后的人类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自从原始公社崩溃瓦解以后，人类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列宁更进一步了，他强调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还有尖锐的阶级斗争。

列宁在《向匈牙利工人致敬》一文中说：“消灭阶级要经过长期的、艰难的、顽强的阶级斗争。在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以

后，在破坏资产阶级国家以后，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后，阶级斗争并不是消失（如旧社会主义和旧社会民主党中的庸人所想象的那样），而只是改变它的形式，在许多方面变得更加残酷。”

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强调说：“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较强大的敌人——资产阶级进行的最无畏和最无情的战斗。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

古今中外，阶级存在的社会领域里面，最基本的问题，影响一切的问题，是阶级斗争的问题。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的：“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每一个人在思想上都有阶级的烙印，没有一个人不是属于某一个特定的阶级，总都是隶属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一定的阶级。这种社会阶级是人类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所产生的现象，区别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也区别于将来的高级的共产主义社会。这种阶级存在的事实，经历几千年的历史，贯串于各个方面。这种阶级斗争的存在，来自一定的经济基础，反映到上层建筑，就形成了政治、法律、文化、宗教、道德、政党、政党里面路线的分歧、政策上的分歧、社会上的风俗习惯的差别。这些分歧和差别，处处都有阶级的烙印，处处都是由于阶级、阶级斗争这个根源引起的。

因此，阶级和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所有现象的总的根源。离开了这个总根源去观察社会现象，就观察不出来，就会观察

错了。它是一个客观的存在。它这个客观的存在不是不影响我们的思想，而是或者不知不觉地，或者有意识地，自觉地来影响我们的思想。我们共产党，就是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自觉地来影响我们的思想，自觉地指导我们的思想，自觉地指导我们的路线，指导我们的政策。我们的路线和政策，如果离开这一点，就会犯错误。我们观察人，观察事，离开这一点，就会犯错误。如果我们不自觉，不重视阶级、阶级斗争、阶级观点，不注意阶级分析，就会变成客观主义。而客观主义，就是资产阶级的一种思想体系。这种客观主义的思想，在表面上是否认阶级的。但是，实际上用这种形式来掩盖它的阶级的面貌，阶级的愿望，阶级的政策，阶级的行为，便于欺骗群众。

整个的社会，几千年来都是处在阶级、阶级斗争中，阶级斗争通常采取三种斗争形式来进行，一种是思想战线；一种是政治战线；一种是经济战线。可是这三样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渗透，互相影响，有的时候以这一个为主，有的时候由那一个为主，可是它总不是孤立的。所以，它这三个方面是统一的东西。

阶级斗争在各个时期，由不同的阶级来出现，采取不同的阶级对抗形式。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的，奴隶主和奴隶、地主和农民、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等等。当然，每个国家发展的阶段不同，在不同的阶段，每个国家都有两个主要的对抗的阶级。当然，同时也总会有其他阶级的残余，或者新的阶级的这种苗头。

我们的国家，正如毛主席所说的，从一九四九年以后，开始进入社会主义时期。毛主席说：“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

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的矛盾、对立、对抗、斗争，成为我们全部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的一个总根源。不把各种各样的社会现象，看成是阶级斗争的现象，那就会把事情混淆起来，是非颠倒起来，就是回到一种所谓全民观念，就会把个人看成是孤立的个人。人哪，任何人都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人，他总是社会的人。正如医生给我们验血的时候，他抽出一滴血来，就看出全身的红血球和白血球，酸性和碱性的这些变化。这一滴血就代表你的全身。你一个人的活动，就是一个阶级整体的一种表现。

所以，没有这种无产阶级观念，看一个人就会看错了。对于每件事情的评价，每个问题的作法就会不同。例如：对老干部的看法，就可能认为一切老干部都好得很。其实，对老干部，是必须做阶级分析的。有很多老干部是保持了原来的无产阶级的革命传统。可是有些老干部，进到社会主义时期，没有跟得上，没有变成社会主义革命的战士，而是停留在旧的民主革命阶段。有些就蜕化变质，变成资本主义分子，变成新的资本主义分子。他到底怎么样？是好，是坏？只有用无产阶级的观点来看他。不会是统统变成资本主义分子，也不会是统统变成了无产阶级革命家。对青年的看法也是这样：或者说这些青年在冲你那个单位的时候，就说他们统统都是坏的；或者是另一种观点，说他们统统都是好的。其实，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面，很多人是站在无产阶级方面的，但一定还有属于资产阶级的分子，以及其他的社会成份，地、富、反、坏、右分子。干部子弟也是这样子，有的是无产阶级分子，有的蜕化变质成资产阶级分子。

没有无产阶级观点，对所谓“乱”的问题也就看不清楚。

实际上，这次的乱有两种。一种是主要的方面，是把敌人、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内的资产阶级的头头、社会上面的资产阶级的头头，把它们打得落花流水，把他们打乱了。这样的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是很好的事情。当然，是两方面对立的斗争，无产阶级这方面也有个别误伤的，干部中间也有个别误伤的。但这是个别，而且可以保护下来。

没有无产阶级观点，对文化的看法，就不可能有正确的评价。只有用无产阶级的观点才能甄别出那些是好的，那些是坏的，而没有这种观点就甄别不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就在于它是一个非常严肃、非常深刻的阶级斗争。这次斗争，首先是资产阶级发起的，然后，无产阶级反击。首先是通过思想斗争，然后逐步进到政权的斗争，以及经济上的斗争。整个斗争中间出现许许多多复杂的现象，但是，辨别那些可取，那些可舍，那些是是，那些是非，只有从阶级的观点上，从阶级斗争的观点上，就是说，从阶级、阶级斗争这一个总根源，才能够弄得清楚。

在我们党内，毛主席是最正确的，是革命的，代表无产阶级的。而刘、邓是错误的，反动的，代表资产阶级的。一个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一个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所以，就形成了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的这个阶级斗争，不会是一个短时期的斗争，是一个比较长时期的斗争。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划时代的著作中早就指出：在我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毛主席又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

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极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

许多人在不同的程度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方面的倾向和无产阶级方面的倾向。只有毛主席这种最高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准的人，才能排斥、克服、肃清资产阶级的这一面。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准稍微低一点，在自己脑子里面，就多多少少还存在着这两个方面的斗争。推翻资产阶级、剥削阶级的政权是在较短时间可以完成的。推翻它的所有制，短时间也可以完成。可是，推翻剥削阶级、资产阶级在思想里面的阵地，这是很不简单、很不容易的，需要很长的时间。而这个战线上如果不打胜仗的话，那么，政权方面所取得的胜利和经济方面所取得的胜利，可以前功尽弃，我们一些老革命过去所奋斗来的这些成绩，革命的果实，广大人民所奋斗来的这些革命果实，可以悄悄地被资产阶级偷去了，窃取了，或者明火执仗地把它夺去了。

因此，我们应该在思想战线上展开激烈的斗争，展开持久的斗争，我们才能保证无产阶级政权的巩固，才能够保住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巩固和向前发展。不然的话，政权要悄悄地改变颜色，或者要发生剧烈的反革命政变，资本主义所有制要重新代替社会主义所有制，地主富农的所有制要重新代替我们现在的人民公社所有制。所以，这一个斗争胜败，是决定中国向何处去，决定中国的命运，也决定影响整个人类的命运。因为就现时说，中国可以说是在世界上起决定因素的国家。对于革命说来，对世界革命说来，现在的中国是一个起决定因素的国家。

任何国家，如果在这点上比较的话，无论如何，没有中国的作用大。只要中国不倒，中国不变色，世界就有希望。多数地方都修了，都黑了，我们还可以影响它重新光明起来，重新由黑的颜色变为红的颜色。何况现在世界各地革命力量或者已经起来，或者正在起来，要革命的总是多数，希望我们给予支持。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很重要的事情，关系国家命运，关系人类命运的大事。这是无产阶级进行的非常严肃的阶级斗争，是一个阶级战胜一个阶级，或被一个阶级所战胜的问题。因此，我们要特别加强阶级的观念，阶级斗争的观念，我们才有劲进行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才有决心来进行这场文化大革命，我们才能跟得上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间这种伟大的气魄和勇气。不然，我们老是跟不上，而且老是犯错误。本来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可是在新的情况下，重新提醒，那还是有作用的。我们写的座右铭，不是天天贴在那个地方的嘛，背也背的来，但是经常看看总会有点好处。而且今天尤其必要。今天的思想动态，今天的活思想，从上到下，从下到上，都实际上存在着这个问题。因此，我们需要把这个问题重新提出来，这是我今天讲的第一点。

第二，就是讲讲主流和支流的问题。

毛主席有这样的话：“这些同志看问题的方法不对。他们不去看问题的本质方面，主流方面，而是强调那些非本质方面、非主流方面的东西。应当指出：不能忽略非本质方面和非主流方面的问题，必须逐一地将它们解决。但是，不应当将这些看成为本质和主流，以致迷惑了自己的方向。”这是特别引起我们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不看清楚主流，就会发生迷失方向的问题。任何时候的事情，总是有主流和支流的，总有顺的地方，有逆的地方，有正的方面，有反的方面，不会只是一个方

面。可是这两个方面任何时候都不会是绝对平衡的，都不会是半斤八两的，它总是有重有轻，它总是处在变动的中间，一下这个轻那个重，一下这个重那个轻。它不会象机械那样保持平衡的，机械经过仔细观察的时候，它也是在变动的，至于其他的东西就更不用说了。所以肯定是有两个方面，两个方面不会一样，肯定有一个方面是主，一个方面是次。

现在我们看看这次文化大革命到底主流是主要的，还是支流是主要的。当然，主流是主要的。可以说这场阶级斗争中，我们是打了大胜仗，得了大胜利，中国人民的大胜利，人类的大胜利。必须要有这样一个总的看法。

从文化大革命开始，我们就认为，不要怕乱。这次果然经过这个乱出现了很多的好事情。我找了一些同志谈了一下，他们高兴极了，情绪非常之高，他们觉得好得很。经过这一个乱，就把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分子，头目，和四旧，打得狼狈不堪。对他们来说，是真正的乱，使他们遭受惨重的失败。他们会感到是一种惨痛的失败。不经过这样的大的运动，要想取得这样的结果是不可能的，是不能够打倒他们的。运动搞出了很多的牛鬼蛇神，很多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些人如果不揭露、不打倒，他们就要公开推翻毛主席所代表的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文化整个这一套。我们通过一个表面上很乱的形式，把他们打倒了，这是伟大的胜利。当然，假若他们夺权以后，得势以后，革命群众还会造他们的反就是了。可是那时的牺牲，就会比现在大得多。这从表面上看来，好象是乱，也付出一点代价。但是，我们的事业是在向上发展。例如生产，有些地方还上升。抓一下就上升了。今后抓下去，还会大高涨，会出现新的高潮，新的兴旺的高潮，发展的高潮。所付的损失，少数人觉得很大，其实，比

起世界各国任何一次大革命都小得不能比拟，也比不上我们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甚至比不上一次小的战役，一场不大的流行病。当然，毛主席是从头到尾强调文斗，不要武斗。所以说损失是最小最小最小，而得到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可是，有的同志看到自己的几个熟人挨了一下斗，就觉得天下整个都黑了，就很容易产生这种错误观念。其实，那是一种暂时的现象，而且属于很末尾的现象，很次要的现象。我们看到打倒那一批坏家伙，这就是伟大的胜利啊！如果不打倒他们，将来还要大流血，他们得了势，就会要实行大白色恐怖来镇压革命群众，不知道要杀掉多少人就是了。正象伟大领袖毛主席所提醒我们的：“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假定那种情况出现，我们革命人民还要用革命战争反抗他们，推翻他们，但那样就还要死好多人。

这一个主流、支流的问题，是很清楚的。

另一方面，不经过这一个运动，这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很多好人也看不出来，接班人也看不出来，新的苗子也发现不了。在这一次斗争中间，坏人固然揭露了，斗倒了，斗臭了，斗垮了，好人也涌现出来了。这就保证了今后的百年大计。许多好人，很多无产阶级革命派，他们涌现出来了。不然，他们是处在九地之下，压得很低，冒不出头来。打倒了坏人，发现了好人。没有这一场革命，坏人打不倒，好人发现不了。我们的领导将来就可能落在坏人手上。这次革命是最好了，是采取打倒他们的最好的办法：搞红卫兵，大鸣、大放、大字报等等。红卫兵就是捉拿牛鬼蛇神，捉拿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头子的天兵天将，起了很大的作用。当然，起最

主要的作用的，还是我们毛主席。还有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党内走无产阶级道路的同志，广大的群众，广大的革命左派。

同时，除了打倒坏人，发现好人以外，还挽救半好半坏，差一点要滑下去的人，挽救了一批干部，使他们悬崖勒马，及早回了头，没有更深地陷下去。经过这场大震动，使这些同志不陷下去。和平生活过了十七年，有些人是变了，有些人也到了边缘上，这个运动，是把为数不少的人挽救了。

坏人打倒，好人发现，中间这部分人挽救过来，这是重大的成绩。我们打倒的那些，不是凭一个宗派的原则去打倒的，而是根据一个政治的原则，根据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资产阶级反动派，是拥护毛主席还是反对毛主席，是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根据这样的原则来打倒，或者是发现，或者是挽救。这是有原则的。不管那个山头，只要是站在无产阶级这一面，站在毛主席这一面，我们这一次统统是保的。不管那个山头的，站在反无产阶级的那一面，站在反毛主席那一面，反社会主义那一面，那就是有的要打倒，有的要半打倒。这样，就是解决了很大的问题。这样子，今后所出现的局面就会根本不同，会保持我们的政权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政权。革命的政权，是清除了那些修正主义分子的政权，是能够保证我们思想革命化的政权，是能够保证我们社会主义生产更加发展的政权，是能够保证我们更便于对抗外来侵略战争和支援世界各国人民革命的政权，是能够保证我们镇压颠覆活动的政权。这样的政权，也就能保证我们更顺利地应付各种困难、天灾或者人事方面变化的问题。所以，在这一方面，胜利是很大的。

同时，在思想方面，就是对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一个大的革命，把新的思想——毛主席思想空前地普及，把人们的精神面貌、政治水平，都提高了。毛主席的思想

可以说变成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小孩儿都能够讲得出几句毛主席的话来，这是一种很好的气象。思想上的这种变化，是很大的。今后还要继续地坚持下去，把毛主席的思想变成全国人民的行动的纲领，行动的指导，必修的功课，这是保证我们不走错误道路、保持革命到底的重大战略措施。

这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争，苏联没有进行，因此苏联人民受了大害。伟大的十月革命，到今年恰恰是整整的半个世纪，可是，现在苏联的领导集团不但没有沿着列宁的道路前进，相反地，他们倒退了。还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也前后淪落为修正主义国家，成为变相的资本主义国家，成为变相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成为变相的法西斯国家，用最欺骗的面貌来欺骗群众。

我们有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高度智慧、魄力、经验、威望，举行了这个史无前例的震撼全国、全世界的大运动，这是有伟大的意义的。不然，我们经过二十八年的民主革命所取得的成果，和十七年、十八年来社会主义革命所取得的成果，可以付之流水，付之东流，可以前功尽弃，可以毁于一旦。毛主席所进行的、所发现的、所领导的这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同马克思、恩格斯创造了科学的社会主义影响全世界，如同列宁、斯大林建立了在一个国家之内取得了无产阶级的政权和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这种胜利。

我们一九四九年那个时候的胜利是什么胜利？是夺取政权的胜利。这一次是保卫政权，巩固政权的胜利。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一些国家实现了，可是大多数都保不住。那里被资产阶级用狡猾办法，资产阶级的影响，剥削阶级的影响，外国的帝国主义的影 响，自己本身产生的一批资产阶级分子，把政权变了性质，国家变了颜色。阶级斗争是不能以调和的办法解决的，

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条定律，如同数学上、物理学上、化学上的定律一样，是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定律，是不能掩盖的。对于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者，只有把它揭露，只有把它暴露，只有把它打倒，只有把它战胜。你不打它，它要打你。这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树不动，风总是要吹得你动。这是流传的语言。这句话有道理。其实，我们不是个树，我们应该成风，我们要刮他们的风。当然，他们要刮我们的风，但我们也要刮他们的风。我们刮它十一级、十二级的台风，来摧垮他们。单纯的消极防御不行，要采取主动的进攻。我们过去一段时间的防御是必要的，但是后来这一时期采取主动的进攻是尤其必要的。今后有的时候还可能转到防御，有的时候还要采取大规模的进攻，或者小规模进攻。

以上所说，就是：我们对于文化大革命，要看到事情的两方面，要看到那一方面是主要的。如果不看到主流这一方面，只看到自己一些老同志挨点整，就把整个天下都看黑了，那就全错了，那就糟了。那就上了敌人的大当。

看不到主流，就会迷失方向。而且，毛主席已经及时地采取了一些措施，采取了很多具体的政策，来去掉支流中那些不那末健康的东西。我们要看到，不管怎么样，要看到这个伟大的胜利，要欢呼这个胜利，庆祝这个胜利，巩固这个胜利，发展这个胜利。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讲讲军队支援地方的问题。

毛主席在古田会议上教导我们：“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特别是现在，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毛主席还经常说，我们军队不仅

仅是一个战斗队，又是一个工作队，不但要会打仗，而且要会做群众工作。这是毛主席的一贯的教导。从红军时代直到最近。所以我们军队同世界上的一切的军队不同，其他的军队就是个打、就是打仗，其它的不管。我们军队还担负着这样多的任务，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军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队。我们的军队不是单纯地执行军事战斗任务，应该又不容辞地、责无旁贷地来支持地方。军队和地方实际上是一个整体。军队离开地方就不能存在，不能存在，不能存在。地方越搞的好，你军队就越好打仗嘛，地方越搞的不好，你军队就越不好打仗嘛。兵员靠地方，吃的靠地方，穿的靠地方。打仗的时候，封锁消息，切断敌人的电话，都靠地方嘛。侦探敌人的消息，伤兵抬到后方去，都靠地方嘛。所以，不把地方搞好，军队就好不了。在座的同志们有不少是经过长征走过草地的吧，那个时候沿途就是没有地方工作。我们的人，老实讲，给国民党正规军打死的不多，主要是给地主武装打死的。我们那个部队，过草地这一段，国民党没打倒几个人，主要是没有根据地饿死的。在江西的时候，一个连一百多人，后来一个连就只剩下了二三十个人、十来个人。所以我们必须要搞好地方工作。毛主席有个老办法，要打仗先要创造战场。什么叫做创造战场呢？就是把我们的军队分散，以连为单位，以排为单位，到处去打土豪，分田地，帮群众建立党，建立政权，做群众工作，让那个地方变成根据地。变成根据地了，敌人进来的时候，就进入了迷魂阵，我们在什么地方躲着，他们都搞不清楚，结果他们就是草木皆兵，一草一木都变成了红军，即使没有红军的地方，他们也觉得有红军，要拿队伍去对付，有红军的地方反而没有去对付，结果就遭我们的袭击，他们在整个的战争中都是被我们袭击打败的。我们所进行的人民战争差不多都不是那种堂堂之阵，那样子摆

开来打的，而是在群众的掩护之下，把他们打掉的。但有的时候没有群众，我们就困难了，例如，刚才我讲的长征啦，过草地啦。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以后，到了那些没有群众工作的地方，又重新吃了苦头。兵没有补充嘛，粮食没有嘛，消息被封锁嘛，被反动派欺骗的少数人还放冷枪，这些，同志们都知道。我们中央苏区那么点队伍，能够抗击几十倍、十倍、八倍的敌人，可是一脱离了根据地，困难就多啦，人家就敢向前冲，我们就怕有伤兵，一个伤兵就几个人抬，士气就不旺。所以，搞好地方工作是个大事情，从军队的观点来说是个大事，从全国来说那更加是大事。

毛主席、党中央很信任人民解放军，搞军管、搞军训、支援工业、支援农业、支援左派，好多重大的任务。这种种任务，光荣是光荣，伟大是伟大，但是，是新的任务。一方面证明毛主席、党中央相信军队，另一方面我们军队责任是很大的，任务是很新的，过去还没有这样子搞过。有些当然搞过了，不同的程度搞过了，但是没有这样的抽出军队去这样子搞。至少十七年来没有这样子搞过。我们一方面固然要勇敢的、负责的、积极的来承担这些责任，来完成任务，但另一方面因为是新的，又是复杂的，所以搞得不好就要犯错误，或者是犯右的错误，或是犯“左”的错误，特别要警惕犯右的错误。全国各个地方都有军队，现在有些地方已经实行军管，用了很多干部，十七年来还没有这样干过。这个事情是要看到有一种危险，有犯错误的可能。我们一方面要勇敢执行任务，但是要非常谦虚，非常谦虚，要非常细心。

支援地方，总的方面还是抓革命，促生产。不要只抓革命，不促生产了，把生产停顿下来。也不要只搞生产，把革命停顿下来。我们应该同时进行，而且应该以革命来带头，来挂

帅，来促进生产。在革命的期间，当然应该以革命来带头，但是同时我们不能不搞生产。所以这两个方面缺一不可，但也不能等量齐观。革命期间要抓住革命。就是将来这个大运动过去以后，也始终要由革命、由政治来领导经济建设。但这不等于说，我们一到地方就只搞革命，放松了生产。生产是不能放松的，生产放松了，会发生非常大的危险，会转过来破坏革命。因此，我的看法，在这个问题上，就重要性来说，要把革命摆在第一位，可是就时间上来说，生产的时间应该占得多。

一般的说，生产的时间要更多。文化革命和生产，二者是统一的，但又是有所差别的，要分别对待。

地方有各派，左、中、右，要坚定不移地站在左派这一边，而不能站在右派那一边。我们派出干部的时候，要交代清楚，自己本身就应该是很好的左派。你派一些右派分子或者政治上糊涂的人去搞，他一定搞不出好事来，一定不会或者不懂支持左派！所以要站稳立场，还是回到我刚才讲的第一个问题，阶级问题，要站稳阶级立场，站稳这个革命的无产阶级的立场。这样子的支援，就是好事。不然，可能帮倒忙，那就危险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定要有很清楚的头脑，不能有点含糊。但是，左派、中派、右派有时搞不清。有搞错了的，本来想支持左派反而支持了右派，所以一定要照毛主席的老办法，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老办法，就是要唯物论呐！要调查研究，搞清呐！

我们支持左派，支援地方，首先应该从思想上支持。现在各个地方搞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这个办法，是大家创造的好办法。就是这么办，就要思想上的支持。毛主席思想，党中央的政策，同群众结合起来，变为群众自己的政策，自己的思想，群众自己懂得了，他们动起手来办，比我们包办代替，那就好

多了。只要他们知道这一套思想，这一套政策，没有我们去，或者我们走了，他们也完全能够办好！否则，你人在，这一套就在，人走了，这一套也就走了。能够扎下根来的还是思想。所以，要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这是关系我们国家命运的，保证我们国家兴旺的最根本的措施。我们在军队内部固然要如此，到地方上，也要把思想工作这件事当作最主要的事情来办

刚才讲到了要注意调查情况、弄清情况以外，还要报告请示，碰到重大问题要报告请示，不要以为自己的想法当然是对的。这种想当然，自以为是，常常同党的口径、党的政策差的满远！满远！满远！才不是那么回事情！才不能那么办的！所以重大的问题一定要向上级报告请示，要养成报告请示的制度。现在军一级的同志要办很多事，你们就是要经常向中央报告请示。

不能随便抓人，的确查清了是很反动的头头，不得已才抓起来，一般的少抓。我们已经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我们要掌握这个政权，实行这个政权的专政职能。但是，多抓不如少抓好。几个很反动必须要抓的，一定要断然抓起来。

一般地都不要开枪。总的精神就是不要开枪。没有什么了不得的情况，用不着开枪。有个别同志性情急要开枪，可不能开枪！这是重大的问题，要注意报告请示。

我们搞军管的，是革命的“三结合”还不成熟的地方。军管是一个暂时的过渡的作法。因此，一切事情，还是要支持地方的新生力量，左派的力量，把他们支持起来办事情，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整个的工作不能采取包办代替的办法，只能协商，只能帮助，只能临时代管。有些同志可能调到地方去做工作，这是另一回事。在军队干部没有撤回来

之前，一定要搞好一个新的班子，搞一个好的班子，不能马马虎虎地走了。原有的班子我想是有五种情况：一种是基本上好的，只有个别坏人；一种全部烂掉了的，那只好搬掉了；一种呢，烂掉一半，那就只搬掉一半就是了；一种呢，烂掉了一小半，那就搬掉一小半就是了；一种呢，烂掉了大半，那就搬掉大半就是了。总而言之，不能一概搬掉，也不能一概保留。要分清五种情况，分别处理。要看具体情况，分别处理。总的原则，就是团结大多数，要很具体地体现毛主席所说团结百分之九十五这样的道理。

这次搞好一个好的班子，是百年大计。政权就是这个班子的问题，班子搞好了，能保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执行，无产阶级的利益就有保证。一个坏班子，就不能够保证毛主席路线的执行，不能保证无产阶级的利益，不能保证社会主义的向前发展。所以搞一个新班子，是当前面临着的一个迫切事情。怎么才能搞好一个新班子，是大问题。我们搞军管的时候，要把这个问题，很慎重很慎重地来注意，而不要把这样一个政权问题，轻率地处理。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政权问题嘛！你不通过政权，经济问题不能解决嘛！你不通过政权，文化上问题不能解决嘛！那些反动东西就没办法打它嘛！所以，一切阶级斗争，是政治斗争，也就是政治，归根到底是政权。这是马克思主义讲的，是毛主席讲的，我们要以严肃的态度来对待。

关于支援地方，现在还没有成套的经验。初步想到这些。

我们要看到，这些任务很大，很重，又新，我们要勇敢负责，但是要很谦虚谨慎，这许多必须注意。当然，应该注意的事，还绝不止我上面说的这些，你们还可以讲许多，工业怎么搞，农业怎么搞，军训怎么搞，等等。我们必须边做边总结经验。这是我们毛主席历来的作法，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

唯物主义的精神。

我要讲的第三个问题就是这些。

我总共讲的问题，就讲完了吧！三个问题：就是阶级观念，主流和支流，支援地方。这些问题已经提过，现在只是一提再提吧！三令五申吧！注意又注意吧！无非是起这个作用。

另外，我讲一个单独的零碎的问题。最近我发现有什么林彪同志语录，是学生搞的，一个是一个中学校搞的，另一个是一个什么红卫兵组织搞的，我们就收到两种。另外，我们总政过去也搞了我的一个政治工作语录。我看，不要搞。你们看到的时候，请你们代为没收。总政，我是给他们讲了，我这个意见是雷打不动的，你们不要搞。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善于活学活用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思想是全中国人民的思想财富，而且是全世界人民的思想财富。毛主席的话，一句等于我们一万句。我们要以毛主席的思想统帅全国，来指导我们一切的工作。

最高指示

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毛主席一九六六年八月十日会见首都革命群众时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向江苏省和南京市无产阶级革命派作了重要讲话。现整理成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供全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人民解放军参加三支两军工作的同志学习。

张春桥同志讲话

革命的同志们，亲爱的战友们，红卫兵小将们！

我代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问同志们好！（掌声、口号声）

我们这一次到南京来，是毛主席和党中央叫我们来的。（掌声、口号声）我们带来了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对南京和江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无限的关怀。（掌声、呼口号：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早在二月中旬，我和姚文元同志到中央汇报工作的时候，毛主席那个时候就指示我们，说你们回到上海，要关心一下江苏和浙江的文化大革命，如果江、浙两省的文化大革命

搞不好，你们上海啊，有些孤立。要我们能够关心这一方面的事情，能够对江、浙两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所帮助，对于这两个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能够有所帮助。我们接受这个任务以后，感到很光荣，应该来看望同志们，但是，那个时候上海的事情也确实忙乱一些，一直等到三月底，我们说再不来了不行了，我们下决心到南京来，火车票也买好了，但是就是那一天，北京又打电话来；要我们马上到北京去。我们就估计到，江、浙两省我们一次也没有去呀！见到毛主席是没法交眼的。果然不错，我们到北京以后，第二天，向主席汇报工作，主席见我们的头一句，就说：你们没有到南京去呀？（掌声、口号声）这是毛主席对我们两个人的批评，同样，也就是毛主席对江苏的关怀。（掌声、口号声）这一次，我们要走了，我们就向主席请示，说我们要回去了，要南下，主席有什么指示？这一次大概主席怕我们不来吧！主席就把路线给我们划清楚了。（掌声）就说你们这一次回去，先到济南，然后到南京，然后到上海，然后到杭州。（掌声）同志们，上次主席给我们的任务，我们没有能够及时地坚决地执行，犯了错误，这一次最高统帅的指示，我们就坚决执行，有错误就改嘛！（掌声）所以，我们这一次就完全按着毛主席指定的路线，到南京看望同志们了。（掌声、口号声）我们到这儿来，是来向你们学习的，是做同志们的小学生的。（掌声）我们到这儿刚刚是七天，今天是第七天了。在这个七天里面，我们和南京军区的同志、省军管会的同志见了面，谈了话，交换了意见。但这个时间花的不多，我们主要的时间是花在同南京的，也就是全省性的一些主要的革命造反组织的领导人谈话，开会。同时，看材料，看信，看你们的传单。我们的桌子上，从这里标起，大概这么一堆吧！我们看了，当然还没看完，因为天天往这儿送来，刚才一坐又是

一堆，又送来了。我们也到街上去看了你们的大字报、标语，也参加了一点辩论会，不过他们不认得我们就是了。（掌声）我们没有参加，光听了。也看了你们打架，打的挺热闹。你们武斗这几天可是带劲啊！真是斗得上劲啊！我们就是看了这么多，谈了这么多。从这中间受到很多教育，学习到很多东西。不过时间总是太短了，同时我们的水平实在很低，毛泽东思想知道的很少，接触到的群众也很少。一句话学习得不夠，调查研究还很不夠，还没有发言权，或者只有很少的发言权。但是，很多同志要求见我们，要求跟我们谈话。如果我们都接见呢！而且都要求单独谈，那我们时间实在安排不过来，最后也想啦，还是象今天现在这样，大会上咱们见面谈话吧！

我们到这儿，很多同志问我们，现在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怎么样？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总的来看，是大好的。特别是四月初开始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黑《修养》以来，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斗意志更加旺盛了，斗争更加深入了。可以说现在这样一个局面，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好。这样一个大的批判，最大规模的批判，促进了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更好地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更好地领会毛泽东思想，也促进了各个地区、各个单位革命的大联合。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更加深入人心。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一步一步地取得一个又一个的新的胜利。原来所预计的，二三四五几个月就可以看出眉目，那么这个眉目，现在我们看得更清了，除了有六个省市建立了革命委员会以外，还有一些省市已经建立了筹备小组，他们现在接受了这些最初建立革命委员会的单位的经验，他们的工作现在做的细致一些，准备得更充分一些。从报纸上看，好象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少哪！实际上都有进展，包括有一

些地方曾经曲折比较大，无产阶级革命派遇到的挫折比较大，那些地方现在的局势也都在改变。所以，整个形势是很好的。生产形势，也是好的。全国的农业今年整个形势都很好。北方，往年总是春旱，今年，华北地区、济南地区我们看了，山东地区我们也了解了一下，整个山东地区，华北地区，东北地区，今年春天都没有发生旱，只有少数地方有旱，雨水比较好。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广大的农村干部，贫下中农，公社社员，他们的革命积极性更加高涨了。所以，今年农业形势是好的。工业生产整个形势也是好的。那么这样子，我们吃饱了饭，就可以放手闹革命。当然，事物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各个地区所面临的任務，所碰到的问题也不完全一样。有的地方是发展的顺利一些，往前走的远一些。有的地方，就差一些。这个倒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事情不可能发展的那么平衡。也可能现在发展的比较顺利的地方，过一个时候，又要遇到了新的困难，发生反复，也有可能。这是讲全国。那么江苏省的形势究竟怎么样？这个问题当然是应该你们答复罗！是应该我们问你们的，你们知道的比我们清楚。我们从这几天接触中间，和根据我们过去的了解，我们觉得总的看，江苏的形势也是很好的吗！生产的形势也是好的。比如四月份的生产，三、四月份都好的，五月份有一点问题。革命的形势呢？无产阶级革命派在省军管会的领导之下，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很好的工作。人民解放军驻江苏的部队，在南京军区的领导之下，做了大量的工作，对于地方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做了有力的支援。应该说比起军管以前全省的工作是有了很大的进步。（掌声、口号声）

同志们要我们对这里的工作发表一点意见，我们这个意见很难提，因为事情还没有完全了解清楚。不过我们也感觉到有些问题，想提出来和大家商量一下，看看是不是一些这样的问题。

题。关于工作，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前的任务、工作，这些，人民日报的社论、红旗杂志的社论，党中央负责同志的讲话，都说得很清楚了，我们不想做全面的讲解，我们只想说这么几个问题。我和姚文元同志有个分工，我说两个问题，他说一个问题。（掌声）因为刚才都是讲得好听的话，你们都鼓掌，我下边的话有的不见得那么好听哪！（掌声）不过我还是希望不管我说的你们愿意听还是不愿意听，希望你们还是耐着心听一下。（掌声）

同志们，你们看看我们这个主席台，主席台这儿为什么都是当兵的呢？你们当然可以得出一个答案，因为是军管会吆，所以都是当兵的。但事情不是这么回事啊！我和姚文元同志给你们的各个组织的负责人谈话的时候，他们都要我们跟大家见见面，讲讲话。我们就有一个建议，说这个会可否由你们双方联合召开。他们当时说可以，我们说到会场上会不会打架呀？他们说保证不打。那么结果呢？一直协商啊，协商，没达成协议。所以，最后由军管会的同志来主持开会。那么你看，又是好事由军管会来主持开会，你们想鼓掌，但是，我举这个例子并不认为这是个好事，就是革命群众组织呀！这种对立呀！相当深了，同志们啊！就是都上一个主席台都有点困难了。按这样子搞啊，我看你们这里成立革命委员会呀！那就要相当长了，就一直是当兵的坐在这儿了，就是我们这些穿军装的坐在这里，那么这个老百姓上不来。或者一上来吆就吵架！就从这儿说起吧，我的话就从这儿说起。

请同志们首先要考虑的，就是革命斗争的大方向问题。在江苏地区，首先在南京，我们是不是紧紧地掌握了革命的大方向？我希望所有的今天到会的同志，不管那一派的同志，包括今天没到会的，也希望你们散会以后，跟他们一块，郑重其事

地来想一下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南京，究竟是不是掌握了革命的大方向，掌握的紧不紧？这是头等的问题。什么是我们的大方向呢？这个中央的同志都一再讲了，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的社论也讲了。就是在当前这个阶段，我们现在正处在夺权的阶段，全国还都是这样，都是正在夺权，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夺权，现在是处在这个阶段。在这个阶段里，我们当前的大方向，就是要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开展革命的大批判。这个革命的大批判，要和本地区、本单位的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结合起来。经过这个革命的大批判，来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这样子来为建立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这就是我们当前的必须紧紧掌握住的革命的大方向。简单地说，就是革命的大批判、大联合、“三结合”，就是要掌握这几个东西。那么，我们来看一看这里究竟怎么样，你们掌握的怎么样？我们问过一些同志，有的同志承认说掌握的不算太好。我们跑到街上去看一看，你们街上的标语呀，大字报啊，真多呀！那倒不是冷冷清清，而是热热闹闹的。但是，这里边究竟那一方面多呢？批判刘邓的有多少啊？批判刘少奇、邓小平不多。你们当然也可以批评我们啦，说我们有一些，你们没有看到。但是，至少我可以说一句，你们那些最重要的贴标语、写大字报的地点，这一方面很少，主要的街道我们不是看了一次，每天我几乎都去吆，我们来的当天，第一件事就是看大字报、大标语，因为这非常灵。到一个城市，你转一圈就知道这个地方当前最关心的是什么，我们一看，你们对刘邓不大关心，你们关心的什么？这一个派说那一个派某某人是罪魁祸首啊，某某人是罪责难逃啊！那个都是小厂，以厂为单位贴来贴去。当然一个厂的事情吗也是国家大事

罗！但头等的国家大事是什么呢？是批判刘少奇咄，是批判刘邓，这是总后台咄，如果把刘邓资产阶级反动线路彻底地摧毁啦，你那个厂的问题就比较好解决啦。如果你那个厂都是你的天下啦，但是刘邓上台，同志们啊，你那个厂的天下就维持不住，那维持不住的。你们的广播站我们也听，一直到深夜，还在广播，也都是两派互相在那吵啊吵啊，就是听不到你们批判刘邓。这个我觉得我不冤枉你们。这是讲全国的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你们这个批判究竟怎么样？我们再看一看批判省的，江苏省的。据说都进行了一些，前天还为了抢彭冲打了一架。说是进行了一些，但是，我们看不是那么集中，就是全市人民的革命造反派的注意力不是集中在对刘邓对旧省委，你们的精力呀相当分散，不是很少的分散。我们看那些标语我们不知道，刘少奇这个我们知道的，你们那些标语上的那些人名啊，我们只有几个人知道，文凤来呀，曾邦元呀，这几个人知道，其余的都是一个厂里边的什么某某人，那标语写那么大，比刘少奇的名子都大，是这样的一个局面。这是讲大批判。

那么大联合啦，同志们，我们在街上几乎没有找到一条，我到现在也没找到一条，就是讲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这样的标语。倒是这一种很多，你是老保，你是什么反革命。这些你们大家都没办法来解释吧，这个地方两派都不能上台，这是最现实的啦！今天开个会，希望你们两派的负责人到台上来主持会，那么你不来主持会，如果说主持会还有个问题呀，谁来当主席呀，那一定要打破头的，那么要军管会的同志来主持，你坐在这也好，坐也不能坐，哎呀！这个无产阶级政治家都是这样子的气度，还叫无产阶级革命派呀！你们看看五一天安门上那个名单，毛主席是什么气度，什么样的人让他上了天安门咄。所以，他才是毛主席呀！他才成为我们大家的领袖啊！

（口号：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你们这个样子，你说怎么当权呀！同志们，夺了权掌权就是这样子掌法呀！我看危险呀同志们。现在武斗咄还是不断，而且发展到绝食，不但发展到绝食，又看到一个传单，要三绝，绝食、绝水、绝医，就是不但不吃饭，而且不喝水，那么如果不吃饭不喝水不是身体就不行了咄，医生要来给看病即绝医，不准看病，这个传单我不想念，许多单位都署了名的。我反对这个传单！（掌声）同志们你们看，我为什么要反对哪！我们毛主席率领我们红军，率领八路军、新四军，率领人民解放军，和敌人作斗争的时候，什么时候要我们的人民解放军绝食过哪！（掌声、口号声：毛主席万岁！）应该是吃饱了饭，睡好了觉，喝足水，有了病要好好看。如果是敌人，咱们就和他斗，拚死的斗。（众：对！）何况你们，我下面还要讲，你们现在绝食已经发展到不是对敌人！（众：对！）这样一些现象能够说我们江苏的首先是南京的斗争符合党中央所规定的革命的大方向吗！能够说这是在一个正确的轨道上前进吗！我们认为这是不符合革命的大方向的，这不是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轨道上前进的。（掌声、口号声）同志们，革命的大方向，这不是我们自己随随便便来决定的，不是我认为这一个大就叫革命的大方向，或他认为这一个就叫革命的大方向。确定革命的大方向，是根据客观的实际，根据社会的基本矛盾来决定的。我们江苏地区和全国一样，江苏的基本社会矛盾是什么呢，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革命的人民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矛盾。（掌声、口号声）同志们，就是说这一个矛盾，我们如果大家都共同的承认这是基本的社会矛盾。江苏并不特殊，上海的矛盾也是这一个，新疆也是这一个，黑龙江也是这个矛盾，这是全国的共同的矛盾，江苏难道说例外呀！说江苏这里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不是革命

京，中央只是把谈话的要点告诉了我们。这一次到了南京，互相告状揭发中间就把这个记录，说这个本子和那个有什么不同，说传达的本子如何有差别，都给我们啦。那好吧，我们就把这个本子，也看一遍，那个本子也看一遍，我们看的结果，我们觉得大家争论的都是些细枝末节的问题，根本不需要争论的问题。但是，中央所指出来的最关紧要的问题，你们都不争论，都不重视，中央那讲话里边最关紧要的东西，都丢在一边啦，枝节问题争的一塌糊涂，争的面红耳赤。总理也讲啦，康生同志也讲啦，其他同志也都讲，里边着重地说过一个就是敌人朋友的问题，特别是康生同志讲的时候，根据记录上讲，有的加了注解，说当时康生同志非常严肃的很生气的讲了这一段话。我和姚文元同志我们两个说，要我们讲话我们讲什么，我说就把过去总理和康生同志讲的话再念一遍就够啦！真的，不是开玩笑的。同志们，我们希望今天这个会后，你们不管那个本子，你们把两派自己的记录本都拿出来看看，你们看一看中央同志讲话的要点究竟在那里，是劝你们大联合哩，还是劝你们大分裂，是劝你们回来要各自批评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哪，还是要你们各自攻击对方。就是讲要各自批评自己的缺点，自己批评自己，不要去批评对方，着重要批评自己，这个是我们不但是对江苏，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在最近接见了十几个省的代表团，统一的方针，话都是一样的，就是那几句话，都是要凡是发生这样的两个革命组织之间的问题，中央的方针，都是要他们回去自己批评自己，自己检查自己的缺点错误，这是行之有效的。历史的教训，就是拥军爱民。抗日战争时期，四三年和四五年，毛主席那个时候就规定啦，军队和地方发生了问题，怎么办？就是开这种会，军队批评自己，不批评对方，地方开会只批评自己，不批评军队，双方进行自我批

评，一个拥军，一个爱民。现在我们解决当前，下边我简单的会说到，解决当前的拥军爱民问题，也采取这个办法，革命组织之间，革命人民之间，革命的同志之间，发生了问题，用这种办法最好，中央给你们的方针也是这样啊！希望你们回来批评自己，中央给我们打的电报里边，同时也是给江苏军管会的电报，也是这样说的，这一段话我还可以再念一下，这个不是你们的记录，这是中央正式的文字：两派革命群众组织，各自检讨自己的缺点错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在原则一致的基础上，团结一致，枝节问题的分歧，应求大同存小异，原则分歧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进行讨论，革命派团结起来，揭露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中央给我们的谈话要点里边的第五点就是这一点。这个是中央正式通知我们的。也通知了江苏。但是，看起来，从北京回来以后，你们双方恐怕都没有坚决的按照中央的指示来作，相反的据说憋了一阵，不是进行自我批评，而是憋着，憋了一个月，到后来说是憋不住了，还是干吧，这样子搞来搞去，就把斗争的矛头始终没有能够端正。在这里我们就想说几句，有这样的意见，我们感觉到，本来江苏的形势是很好的。在某一种意义上来说，在一月三号事件以后，那个时候的形势比上海还可能好一些，因为我们看一看历史么，你们南大在全国大学生站出来参加文化大革命是最早的啦，最早的几个学校中的一个吧。总理上一次接见你们的时候不是也讲过吗，那时候就是三个大学站出来最早啊！北京大学，南大，西安交大。你们南大比上海的大学生站出来早，南京江苏的工人建立大大。你们南大比上海的大学生站出来早，南京江苏的工人建立大的组织比上海早。大概是早成立了三天，晚批准了一天，因为早么还是这里先建立，建立啦江苏没批准，上海建立啦也未批准，但是后来上海因为中央那时候派我们先到上海的，上海就

先批准啦，上海批准以后，江苏才批准的，那也只是差一点，差一天的时间么，但是，建立还是你们江苏的早。江苏工人、学生、机关干部组织起来，发动起来的数量比上海不少，你们同江苏省委、南京市委的斗争进行得也很英勇，很艰苦，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特别是在和赤卫队作斗争的时候，那是一场非常大规模的战役啦！几乎是从杭州、上海、苏州、无锡来到南京，一直到蚌埠，整个全线大战，十二月底一月初哇，那个时候是这样一条铁路线上的革命造反派和赤卫队同时进入了战斗，肩并肩的互相支持，互相援助。十二月底我们还在北京，接到的电话，不只是上海的同志给我们打电话、打电报，苏州、无锡、南京，我们都得到了，一直到蚌埠，我们就看到是那么大一个大规模的斗争，当时革命派团结得多好啊，多么大规模的联合啊！（掌声、口号声）我希望同志们冷静的听听我讲的话。应该说，我有许多话是给你们领导人都说过的，但是没有效果，所以在今天，在这里再一次讲！那个时候，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肩并肩的在一块儿斗争，我们脑子里想的是什么？我们是对着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不管遇到多么艰苦的环境，我们相信毛主席支持我们，我们任何困难都能够去克服，所以不管你是杭州的也好，你是上海的也好，你是安徽的也好，你是江苏的也好，只要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就能够联合起来，就能够站在一条战线上，进行共同的斗争。但是，这种形势现在好象同志们都忘记了，为什么不再回忆一下我们共同在一块作战的时候那种深厚的阶级感情呢！为什么会忘记了我们阶级的友谊呢！为什么会忘记了我们战斗的友谊呢！我们是不应该忘记的。（众：对！掌声、口号声）同志们，在十二月底，一月初，那个时候的形势，我刚才讲，老实说，南京的形势不比上海差，我不能说我在上海工作就说上海

的好话，同志们不是这样，我现在也在江苏工作，我没有这个本位主义。（掌声）但是，现在我们比一比同志们，你们是不是承认南京比上海落后了一些呀！（众：对！口号声）上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什么比江苏前进了一些，当然，我刚才讲现在形势比你们好的地方，如果自己不小心，自己骄傲啦，也可能出大纰漏，将来落后你们，走向反面，那是上海的事，到上海我们再去标那个限，今天在这里不讲那一面。上海所以形势好一些，据我们看，就是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和赤卫队作斗争中间所形成的革命的大联合没有遭到破坏，相反的，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引导之下，在毛主席的直接关怀之下，巩固和扩大了在战斗中间形成的革命的大联合，而且他们实现了革命的联合的夺权。在这个过程中里边，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并不是没有遇到什么困难，虽然也有几个组织，个别的组织，有的是比较大的组织，曾经从他们小团体的利益出发，在无政府主义思潮的鼓舞之下，他们干了一些转移斗争大方向这样的事情，但是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的捍卫了这个大联合，使大联合没有遭受破坏。上海的夺权，也不是那么顺利，同志们大概如果从报纸上看，好象上海一次就夺下来了，实际上我们标了一下，上海夺权，大概夺了五次，就这个中间，我们认为处理的比较正确，第一次两个单位去夺的，两个单位，一个工人组织，一个学生组织，他们两家突然在一天晚上，一月十四日，比你们早，到了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市人委这几个机关，宣布夺权，他把华东局也夺了。我们发现了这个情况，我们就找了他们，我和姚文元同志就找了他们，就说你们这样子两家夺不行吧，你能够夺得下来呀，我们是劝了他们，他们这两家说，那怎么办哪！他们一看是夺不下来，只占领了几个电话机子。第二次哪，又有四个组

织，这四个组织都是大组织，四个最主要的组织，他们也是更深半夜，去夺啦，夺了以后呢，而且通告都准备好了，但是报社的同志打电话给我们，这些事情他们都没有通知我们的，打电话给我们说要登这一个通告。我们就说，这样不好，通告坚决不登，由我们来说服他们，我们就说服他们，说无论如何你们四个组织固然已经代表了上海的革命派的多数，按人数来说，但是你们这样子，权夺不下来，夺下来以后也掌不了权，掌不好，要搞还是搞大联合，还是把一切能够参加夺权的单位都参加，这一些同志总称好，听了我们的话，没有搞。又一次，又是另外两个大一点的组织，还有五、六个小组织，他们又去夺了一次市委和市人委的权，那当然还有几十个组织去夺华东局的权，这些我们都说服啦，我们说只能大联合夺权，不能够一部分单位夺权。一直到二月二号，这一次总称是夺了，就是三十八个单位已经联合了，三十八个单位联合，他们把宣言也搞好啦，委员也搞好啦，到了晚上九点多钟的时候打电话给我和姚文元，说我们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了，向你们报喜。我们说你们怎么来的这么快呀，也不和我们商量一下。他们说明天开成立大会，你们来参加，现在我们就向你们报喜。我说这个事情要报告一下中央才行啊！我们就给中央打电话，说上海三十八个组织今天晚上宣布夺权，宣言、委员都弄好啦，要向我们报喜，我们准备到他们那里去给他们谈一谈，去接受他们的报喜，同时请中央考虑还有什么指示没有。这个就是第四次啦，我们到那里当然大家很高兴，我们也祝贺了他们，然后就回家。回到家，中央就打电话给我们，说这样子不好，就这样子没有三结合，他们搞得成啊，我们说三结合市委没有人站出来啊！中央当时就做了一个临时决定，张春桥、姚文元参加好了。为了支持革命群众，因为我们原来也在上海工作吗，也

上海的革命干部，然后我们就马上打电话通知三军，请他们参加，由我们来邀请了。然后我们再把三十八个单位的负责人找来，跟他们协商说，请你们明天不要开大会。先通知他们，中央决定要我们参加，他们当然欢迎。我们说，既然你们要我们参加，宣言总要让我们看一看吧！你们的委员咱们还可以协商一下吧！大会是不是明天不开，迟几天。不过因为上海的革命造反派，革命的大联合没有破坏，所以事情好商量，立刻就决定推迟，我们就连忙连夜地忙着几天，给他们搞宣言，搞委员名单，筹备新的成立大会。那个时候就发现上海的革命造反派市一级的革命组织就有一百多个，那么现在只有三十八个，其余那些组织怎么办？而且已经有个消息，他们要成立第二个公社，你不是叫上海人民公社吗，那我们再成立一个公社，那就两个政权怎么办呢？这个矛盾就很尖锐了！我们当时是这样处理的：一方面，说服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的三十八个单位，说把你们这三十八个单位，不叫做组成单位，不是说我们三十八个单位组成了上海人民公社，改成上海人民公社的发起单位，其余的各个革命组织，都可以参加，我们不过是发起。这样子不就是处于主动地位了吗！就不是我们独占了。他们就同意了。就是说：不是组成单位；另外，我们又去说服剩下的要组织第二个人民公社的几十个单位，找他们代表来，就说：你们是不是不要另外组织一个了，因为已经有一个吗，上海只能有一个政权，怎么有两个，他们那三十几个单位，叫做发起单位，你们稍后参加，因为还有争论吗，有的说你是老保组织，有的说你是什么大杂烩，那么人家不接受你，需要讨论一下。这个理由不能完全说服他们，他们就要求无论如何当时要参加。后来有两条，他们在这两条下同意了，一条我们就说，那你们要考虑一个问题，中央已经决定我和姚文元参加这个上海

人民公社，我们不能参加两个啊！我们参加这一个，你们再成立一个，我们不参加，中央不批准，你们怎么办呢？你们不是很被动吗？他们想一想这个，第二吗，我们这个成立大会你们都可以参加，成立大会都可以来吗！包括那些有名的老保组织，我们说他们的群众可以来参加庆祝会，有什么不可以呢？上海人都可以，只要不是现行反革命，因为是庆祝吗，所以，这样子没有再引起大的波动，还是保持革命的大联合。所以说，上海的形势为什么比较稳定，发展的比较顺利，不是波浪那么多，根本的一个原因，就是那里的革命大联合，是在不断地巩固和发展，虽然中间有很多很多的事情，缺点错误很多，但是因为革命的大联合巩固和扩大，所以形势就比较好。这是在一月十一号中央给上海各个革命组织的贺电里面明确地讲到的。我们上海就是根据中央这个贺电，一月十一号的贺电，那是给我们指出了方向的，就是要把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把一切能够团结的人团结起来，这个贺电讲了吗，你们实行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所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各个革命组织的贺电，成为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整个革命行动里面遵守的原则。那么江苏今天的形势，我们觉得问题也就在这儿。就是因为没有能够巩固这个大联合，相反地你们的联合发生了破裂，你们不是联合夺权，而是一派夺权。在中央对这个问题上作了耐心帮助以后，在三月五号中央的同志讲话以后，在实行了军管以后，我们感觉到，你们没有能够按照中央的指示，把弯子转过来，认真地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把缺点错误纠正了，走上正确的轨道。我们感觉到这个状况是不好

的，是相当危险的。所以，我们建议你们把中央的讲话再好好地学一学。我们感觉到有一些同志，可能不是少数同志，现在头脑里面敌人的观点淡薄了，甚至忘记了，好象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已经睡觉了。同志们，你们要知道他们没有睡觉，他们是不甘心下台的，他们还是想复辟的。我们不能对于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抱有任何幻想，不经过斗争，胜利果实到了手里面是不牢靠的，不是我们自己种出来的桃子吃起来也是不甜的。要经过艰苦的斗争，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全国的头号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到江苏的、南京市的、无锡市的、苏州市的……统统把它打倒，那样子我们才能夺好权、掌好权、用好权。我们感觉到，在南京、江苏，在我们面前有两个方针，两大前途。一个方针就是中央所规定的方针，就是要紧紧地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江苏省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促进革命的大联合，促进革命的“三结合”。如果沿着这个方向前进，那么我们经过了一个时期的准备以后，我们就可以建立省一级、市一级和各个单位的“三结合”的领导班子，那么能够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是一个方针，一个前途。另外一种方针，一种前途，那就是违反中央的指示，不按中央的指示办，离开斗争的大方向，你打倒文风来，我打倒曾邦元，就这样干，不批判刘少奇，不批判江苏省江渭清等等这些人，不去搞大联合，不去经过斗争实现大联合、“三结合”就使得我们一天天在这里两派之间斗来斗去，不把对方打垮，不把对方打倒，就誓不罢休，那么这样子很可能两败俱伤。你们两派，同志们我们想到的一点，这个话我们可以不说，但是我们为了请同志们清醒起来，我们跟你们讲，有危险，搞的结果，你们两派，如果那一

派希望把对方打倒，我们的判断是做不到的。（掌声）但是，同志们，你们要看到，这样的斗争中间，你们两派斗，保守势力就要抬头，就要利用这个形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要利用这个形势，那么，资本主义就可能复辟。我们相信，南京和江苏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你们两派的同志，会选择第一个方针而反对第二个方针的。（掌声）我们相信，你们会选择第一个前途。（掌声）而绝不会走第二个前途的。当然，你们已经选成今天这个局面，马上解决相当困难，要想一致联合起来不容易。那双方就应该有诚意，有团结的愿望，有联合的愿望，凡是对革命不利的事不做，凡是对革命的大联合不利的话不讲，想一切办法，促进双方的接近。有一些事情既然不可能一次都解决吗，先从局部解决也可以，或从一部分解决也可以啊。比如说，批判刘少奇，这一条我看没有理由反对吧！打倒刘少奇，这个有什么能够说不能联合，说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说我打刘少奇是为了另外的一个目的，没有吗！一千条理由，一万条理由，我看都找不出来，只能找出一个可以联合起来批判刘少奇吗！这个有什么不能联合的呢！批判江渭清是可以联合的吧！我现在提一个问题，在这里今天不要求你们马上答复，江渭清在北京，前天总理写个信来，给我和姚文元，就问，你们这里有些要求江渭清回来开斗争会。总理要我们在这里看一看，现在回来，究竟是否适合时宜？我们两个看一看，觉得不是时候，你把个江渭清搞来干什么呢？看你们在打架啊！看你们在打架，他才高兴呢！开个斗争会，也不是两家开，一家开一个，开的时候说不定另外一派来了，要抢他走。那个，江渭清高兴啦。我看，你们什么时候联合有点眉目，我们再考虑这个问题吧。这个事，不要你们马上答复，你们想一想。我们现在也没有答复总理。还有嘛，比如说，

某些问题上，在这些大的问题上，可以完全采取联合行动吗，在一个单位里面也可以吗。一个工厂里有两派，我们共同来批判江渭清，可以不可以？我们共同来批判刘少奇，可以不可以？甚至于在一个学校，一个工厂，两个组织看来完全没有理由分裂，而应该联合。为什么不可以联合？如果一个工厂、一个学校、一个机关，原来属于两派的，或者属于几个组织的，现在要联合在一起，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好事，应该得到他们上级组织的支持。为什么不支持呢？如果大家都主张大联合，下面要求联合了，我这个上面组织本来就应该促进你们联合，而你们真的联合了，我应该支持。我可以在这里说一下，我和姚文元同志，我们的态度，我们支持你们各种形式联合，包括你们基层自己的联合。（掌声、口号声）因为只有这样的联合，你们才有希望开工代会，开红代会。否则的话，那好，将来你看，大概是两个或三个工代会，两个或者三个红代会。那最后怎么办呢？两个三个革命委员会呀？省、市可以几个政权吗？我们建议你们考虑这些问题。为了创造联合的气氛，我们建议你们能够首先停止武斗，不要再打吗！你们要想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用拳头打倒啊？那个是打不倒的，他的影响，黑“修养”的影响是在人们头脑里边，你把人头砸烂了，影响在另外一个人头脑里还存在，这个只有经过批判，而批判呢，就要花脑筋，就要动脑筋。现在同学们啦，我看你们也是这个神气，反正屁股坐不住，就是想斗，手就是痒，你要真批判一下刘邓啊，就艰苦一点了，就要好好地看点儿东西，写一点象样的批判文章，刘少奇上个月还说，现在发表的文章，一篇也没有能够驳倒他的。南京的同志们，你们听到这个话，你们很高兴啊？你们服气啊？（口号声：打倒刘少奇）我们希望你们这里写几篇能够把他批倒的文章出来。你们南大是

有名的大学吗，为什么不应该写几篇好文章啊？那个比拳困难噢，另外，我们提出一个建议，就是建议各个组织，都要警惕一个问题，或者说要正确处理和干部的关系的问题。现在，我们发现这样的现象，一是有些干部，现在不敢站出来，说站出来，你们两派，要站在那一边呢？站在这一边，那一边就要揪，这个在别的地方我们也发现过。到你们这儿一看，你们这儿特别尖锐，这个问题非常突出，这个问题你们如果不大联合呀，使得要造反的干部不好站出来，站出来日子也不好过。这个当然希望你们大联合，同时现在你们如果有联合的愿望，就不要把某一个干部拉在自己这一边来，说只准他在我这边，不准到那边去。你们也不要希望那一个干部站在我这边，给我撑腰，我就有力量了。那个不好，同志们，革命群众组织最大的撑腰的是我们的毛主席！（掌声、口号声）我们也希望革命领导干部，在这样的一个比较复杂的局势下边，也要站出来革命，在表示站在那一边这个问题上，要十分谨慎。因为这里面，我们看可能两种或三种情况都有，有的确实是要站出来造反的，那么，他要站在一边，就要加深你们的分裂，这不是他原来的愿望。但是，也可能有这样的人，他稀里糊涂就站在那一边，造成你们的分裂。也可能有的人就是故意地要加深你们的分裂，就宣布站在那一边。所以，我们希望所有革命的领导干部，真正的革命领导干部，要谨慎地处理这个问题。否则，就不能不使人怀疑，他还在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挑到群众斗群众。我们任何一个革命领导干部，只有促进革命大联合的义务，没有破坏或妨碍革命大联合的权利。（掌声）中央明确规定过，不能够在两个革命组织之间，支持一个排斥一个。有人想用这个方法来保护自己，那我们就明确地劝告这些人，这种办法保护不住你的，最后革命的小将们会识破你们的面目

的。（掌声）我们希望南京和江苏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很好地考虑一下中央三月五号给江苏的那些指示，也参考一下我今天提出的这些建议；好好地研究研究，冷静下来，你们用那么三天，不要出去打架，就在家里想想这些问题，好不好呢？（众：好！）如果你们想的结果，说张春桥今天讲的都是胡说八道，我们还是要干，那我们没有办法，你们打你们的。这是关于大批判、大联合和“三结合”的问题。

我再说一点，关于拥军爱民的问题，这就很少了，因为这一方面报纸上的社论，江青同志的讲话，说得很清楚了。拥军爱民的问题，我们觉得南京部队从老早，实际上不是现在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老早就介入了，而且创造了比较好的典型。（掌声）他们是从左边介入的，那就是最早梁、杜、吴在南大站到了革命造反派一边。（掌声）而他们的这个行动得到许司令员、杜政委的支持，得到南京军区的支持。我们认为，这是南京部队的光荣，也是南京革命造反派的光荣。（掌声口号声：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在中央和毛主席发出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号召以后，在林彪同志的坚决支持下，整个南京地区的部队积极地参加了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是主流。（掌声）当然因为时间短，没有经验，也有缺点错误，有的地方出的错误也不小，也不少。但是这些缺点错误，我们看，应该象对待红卫兵的缺点错误一样。（掌声）同志们，红卫兵小将们，不是也常犯错误吗？也有缺点错误。但是，我们的十六条是怎么写的呢？是说要看主流，不要看支流。为什么对老红卫兵就另外一个标准啦！我们应该是一个标准。（掌声）咱们都是兵，老红卫兵，小红卫兵，都是一样。错误有，下决心改了就行了，改得越快越好，越彻底越好。他们现在也在改，而且我们这一个时期和部队的

同志接触，他们在执行毛主席的指示，中央的指示，纠正自己的缺点错误方面，还是象我们解放军的样子。我们应该记得永远不要忘记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离开了人民解放军，文化大革命是搞不成的。（掌声）没有人民解放军，我们能够在这里安安稳稳地开会啊？包括你们武斗吧！（掌声）没有人民解放军保卫着祖国，你们怎么能够在这里武斗啊？国民党能给你自由吗？可以打呀、闹呀，可带劲儿啦！如果人民解放军出来干涉，一个一个都抓起来，你们都没有这样自由了。因为现在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这是毛主席讲过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这是最重要的条件，一个是毛主席的领导，一个就是人民解放军，保护着我们在这儿搞革命。这样一个条件，我们无论如何不要忘记。人民解放军有缺点，我们应该象对待自己的缺点错误一样，热情地帮助他们，帮助他们来改正，不要把这些东西弄到街上去。（掌声）我不是不要你们批评，对解放军有缺点有错误，你们尽可以批评，大字报，小字报，当面谈都可以，就是不要上街。（掌声）还有对军管会，既然是军管了，同志们这就是个严肃的事情，军管了的地方那就不能那样随便地冲了。因为那是军管了吗？它是带强制性的，它是军事管制，是强制性的，这一点希望小将们碰到实在忍不住的还是忍一下。忍住吗，有意见还是要讲，要批评，包括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你们也可以批评。你们这里不多，北京的街上很多啦！“反对中央文革就是反革命！”那个口号吗，我们当然不能叫他取下来，不过我们一再声明过的，对我们中央文革的全体成员都可以批评。今天我和姚文元在这儿讲话你们也可以批评，欢迎你们批评。批评有好处，如果听到你们批评，我们是高兴的，不会不高兴。同志们，你们大家要知道，江苏这个地方，特别是南京这个地方，是很复杂的呀，是

蒋介石的老窝。同志们，这一点，头脑里不要忘记。你们刚刚纪念过南京解放十八周年，不要以为十八年，这个地方就都是我们的啦！这个地方有坏人，有敌人，他们会利用我们的缺点，利用我们的错误，利用我们的不当心，利用我们的疏忽，来挑拨，来制造事件。我们无论如何要警惕！我们相信，不管道路怎样曲折，你们中间对立多么严重，我们看这都是暂时的现象，你们会好起来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毛泽东思想会把你们联合起来的。（掌声、口号声）跟着毛主席的路线前进，我们一定能够取得最后胜利的，（掌声）我们希望整个江苏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掌声）也希望你们和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掌声）我们全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都联合起来。（掌声）这样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我们伟大的祖国真正变成按照毛泽东思想建设起来的最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祖国。（掌声）我就讲这一些，讲得不对的地方，请同志狠狠批评。（掌声、口号声），

姚文元同志讲话

同志们，战友们：

向你们问好！（掌声）向你们学习！（掌声）向你们并且通过你们向南京和江苏的红卫兵小将和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们致以无产阶级的革命敬礼！（掌声）刚刚张春桥同志已经给带来了毛主席对江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关心！（掌声、口号声）

我们的讲话有一点分工，刚刚春桥同志讲了两个问题：斗争的大方向的问题，拥军爱民的问题。我这里再讲一个问题，

就是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掌声），更好地学习毛主席的思想，坚决贯彻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讲这么一个问题，说得不对请同志们批评。

我们的一切胜利，归根到底都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掌声）。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所有的伟大的成就，包括南京、江苏地区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所有这些成就都是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导下取得的。毛主席这一条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调动了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积极性，团结了广大的革命群众，向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地开火，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猛烈地进攻，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的堡垒。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灵魂，是我们战无不胜的战斗的旗帜！（掌声）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这一条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也是在集中广大人民群众智慧当中，不断地丰富，不断地发展。我们看全国一些运动搞得好的地区，好的单位，好的组织，根本的一条，都是因为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执行得比较好，比较坚决，这是我们一条根本的经验。我们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要更好地学习毛泽东思想，更好地贯彻毛主席的这一条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拿毛主席的这一条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做为我们区别是非，判断争论，指导方向的根本的标准，不是小团体主义，不是宗派主义，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毛主席所有的新的指示，新的精神，我们要学得快，跟得紧，要执行得全面，要执行得坚决，不折不扣地执行。

同志们，我们回忆一下过去的一年，如果从去年五月十六号起，今天是五月十四号嘛！中央发出那个重要的通知，揭露彭、罗、陆、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集团，揭露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就是五月十六号发出的，就是去年这个时候嘛！

再过两天就是一年啦。如果从去年六月一号毛主席批发和广播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以来，那么也很快地要到一周年了。当然要从搞京剧革命算起，那就更早一些了。我们是讲群众运动。这一年，我们经过了冲锋陷阵，这一年斗争是非常丰富的，是不平凡的，是充满了很多的宝贵经验的，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的。我们希望共同的回忆一下，在这一年当中，毛主席给我们的，在各个重要历史时期，给我们的关键性的宝贵的指示。拿毛主席这一些指示来对照一下我们的工作，总结一下我们的经验，因为南京啊，也是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早起来的地方嘛！一个北大，一个西安交大，一个南大，都是全国文化大革命起来比较早的嘛！那么这样子哪，来促使我们更好地学习毛泽东思想，来促使我们搞好当前的工作，用毛主席这一条路线来统一我们的认识，我觉得是很必要的，这样做可以使我们更高地举起毛主席的伟大红旗，使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毛主席所指出的这一条轨道大踏步地前进！大踏步地前进！因为这个里面啊，我们假使回想一下就可以发现，现在我们面临的很多问题，主席在一些关键性的问题上，都给我们指出来了。我这里下面讲的还不完全，为了我们共同学习，我们回忆了一下。从去年毛主席点燃了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以来，全国各个革命造反派纷纷起来造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在这个时候，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这一些人，他们在北京，趁毛主席不在北京的这一个时候，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搞资产阶级专政，把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了下去，在全国大搞白色恐怖，一批革命的小将被打成反革命。同时，他们在干部路线上，执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反动路线。毛主席回到了北京，主

持了八届十一中全会，亲自制定了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十六条和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公报。毛主席亲自写的起了划时代的那一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鼓掌），揭露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动的面目，揭露了他镇压群众的反革命的路线，这样子使得这一条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中央彻底破了产。毛主席热烈地支持了全国的革命造反派，支持了刚刚从地平线上冒出来的新生事物——红卫兵。毛主席那个时候就指出：造反有理，再一次指出“造反有理”。同时，在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里面，就指出了：要争取团结一切可以争取团结的人们，不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就不能最后解放自己，那还是很早的时候。从这以后，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在两条路线激烈地反复地斗争当中开展了起来，一批批红卫兵小将勇敢地起来造反，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展开了激烈地斗争。在这个时候我们回忆一下，这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搞什么哪，他们搞了一个挑动工农斗学生，挑动群众斗群众。毛主席很快地就看出了这一个阴谋，所以在去年九月七日，毛主席就发出了一个指示，组织工农反学生，这样下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要中央发出一个指示，要人民日报发一个社论，不要挑动工农整学生，不要挑动群众斗群众，这是对于当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是在全国范围内一个重大的回击。毛主席这一个指示大大推动了当时两条路线的斗争，粉碎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次反扑，从那个时候以后，不但全国的学生运动起来了，而且全国的革命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机关干部也起来了。在这一种形势下面，在去年的十二月，毛主席提出了，现在的形势是全国全面地阶级斗争，也就是说，在各条战线上，我们向资产阶级，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了一个总攻击。在这样的形势下面，不甘心灭

亡的资产阶级和他们在党内的代理人，又搞了一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这个新反扑就是大搞反革命经济主义，同时，用各种办法来分裂、瓦解无产阶级革命派，想分别击破。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面前，也是毛主席给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指出了方向。毛主席肯定了上海告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亲自决定向全国播发，同时毛主席高度评价了当时上海文汇报的夺权斗争。指出了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外一个阶级，是一场大革命。一月九号，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和中央文革给上海革命造反派的贺电里面，就把毛主席的一个基本的思想写进去了，就是刚刚张春桥同志也谈过的。指出了，你们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因为当时主席在北京指出了，上海基本经验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大联合。我们当时在上海听到了主席这个话。基本的经验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夺权。主席肯定了这一个基本经验，后来又亲自批发了黑龙江的基本经验，又把革命的大联合发展成为革命的三结合。这样子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毛主席这一条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啊，就有了重大的发展，就是矛头紧紧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粉碎反革命的经济主义，提高自己队伍的觉悟。这一条路线，就指引了全国很多地方，很多部门，在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有了一个明确的方向，保证了这一个阶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同志们，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了，在全国范围内，对毛主席的这一些重大的指示，执行得好，执行得坚决，运动的发展就比较快，就比较顺利。如果在这个当中，那一个

方面忽视了，或者对主席这一些指示不是执行得很全面，不是执行得很坚决，那么我们这个运动的发展就会受到这样那样的挫折。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回忆一下，临近到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在革命造反派内部哪，也出现了种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个就是小团体主义呀，无政府主义呀，宗派主义呀，个人主义呀等等。当时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要把夺权斗争搞好，无产阶级革命派，就一定要用毛主席的思想，在斗争当中，不断地改造自己。假使没有这一个条件，就不能够实现毛主席上面讲的这一条路线，夺了权也是不巩固的，也是会发生分裂的。这里是两个问题，一个问题：矛头是不是对准主要的敌人，是不是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有一个，是搞不搞革命的大结合，是以无产阶级的革命利益放在前头，搞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还是把自己小团体的利益放在前头。有正面的经验，也有反面的教训，队伍的问题提出来了，在这个关键时刻，毛主席连续的批发了很多文件，譬如说，当时北京三司有一篇文章叫要夺自己头脑里“私”字的权，红卫兵小将自己提出来的，毛主席看到以后很赞扬，马上就在人民日报登了，而且在全国广播了。这个时候，毛主席还向全国红卫兵发了一个哈尔滨师范学院红色造反派开门整风的经验。毛主席又支持了上海鲁迅兵团东方红战斗队的一张大字报，边战斗边整风，边战斗边整风。接着又批发了延安中学的搞军训的这一个经验总结等等。同志们，为什么前一个时期毛主席连续的支持了这样的一些群众当中的创造呢？因为毛主席看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在临近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红卫兵、革命造反派的队伍，必须提高自己的无产阶级觉悟，整顿自己的队伍，只有这样，才能够把当前这一场大决战搞好。中央文革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伯达同志、江青同志都

做了很多报告、指示。对于毛主席的这些指示，有的同志，有的单位，有的组织接受的比较快，但是也有的同志接受的比较慢，甚至有少数人、个别人思想上有抵触。那么现在看来，凡是这一方面搞得比较好的，夺权斗争都搞得比较好，夺权以后掌夺比较好。凡是对毛主席一系列的指示，领会不深，不是很深刻的去领会他，夺权斗争就遭到了挫折，夺了权之后又遭到了重大的挫折，然后再回过头去再学毛主席的这些指示，领会就比较深刻了。这是一个关系到我们要不要、能不能把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是半途而废，还是进行到底？要进行到底就要把我们队伍的毛泽东思想水平提高，无产阶级觉悟要提高。违反毛主席思想的东西要去掉。我觉得这一些指示，对于我们当前，江苏和南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是非常重要的，是值得我们同志们很好地再来学习毛主席这一些指示。

（掌声）

在这一段时候，毛主席还抓了什么问题呢？毛主席抓了革命的大批判。革命的大批判是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争的必然的发展。我们各地都揭露了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的总根子就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人。抓了这个革命的大批判，同时，毛主席还指出了要批判在干部路线上“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这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组成部分。毛主席在这个大批判开展之后，又进一步肯定了在大批判中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这样一个方针。这就把当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一步向前发展了。就是把当前的对敌斗争，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批判同各地对本省、本地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批判结合起来。在这个大批判当中，来提高我们的觉悟，来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和

革命的“三联合”，带动斗批改。毛主席的这一个思想，希望同志们要很好的学习，很好的领会，很好地接受并坚决地执行。（掌声、口号声）

在这一个时候，主席还抓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支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三支、二军”的工作。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人民解放军在各地都参加了，积极地支持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这个过程中，毛主席亲自批发了两个文件：一个是一月二十八号军委的八条命令，一个是四月六号军委的十条命令，还有最近毛主席又提出了“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掌声）毛主席的思想是很明确的。毛主席批发的军委的八条命令的主要方面，是讲群众怎么对待人民解放军，是讲拥军的。为什么那个时候要着重讲拥军呢？因为有的地方出现了一股冲击人民解放军的这样子一股苗头，有一些左派组织在这个关键时刻犯了一些错误，所以制定了八条，特别讲了一下，重点是讲拥军。在八条出来以后，我们军队“三支、二军”的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这是个主流。同时在有的地方，有的单位，在支左工作当中也出现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四月六号军委发布的十条，毛主席批准的十条，他的主要方面是讲人民解放军应该怎么对待群众，是讲爱民。在十条出来之后，左派受到了很大的鼓舞，受到了很大的支持。后来，人民解放军在支左工作当中，在纠正一些缺点错误的时候，有些地方又出现了否定解放军一切的错误。就是把解放军支左的成绩都否定了。为了完整地执行八条和十条的精神，主席提出了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掌声），这就把八条和十条的精神完全地正确地、全面地统一起来了（掌声、口号声）。江青同志在北京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讲话的时候，就说了。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是指拥军爱民的问题。一个是怕同志们犯错

误，另外是怕坏人利用。所以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过程，就知道拥军爱民是毛主席的一贯思想，就是说革命造反派，我们伟大的人民解放军，应该在毛主席的伟大路线，伟大旗帜指引下，肩并肩的共同战斗，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掌声）。我上面只是一个非常粗略的一个回顾，就是把毛主席这一条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怎么在斗争当中不断丰富，不断发展，不断引导我们运动前进，把一些关键问题我说了一下。我们都是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这个没有问题。可是，我们执行这一条路线是不是很彻底呢？是不是很完整呢？是不是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拿毛主席这一条革命路线作为我们行动的标准呢？做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呢？我看不见得。刚刚春桥同志讲的那许多问题，实际上就是说明我们在具体工作当中，在处理两个革命组织相互关系问题上，还没有能够完全做到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他的一些具体的指示、具体的政策，做为我们争论的一个基本的标准。不然你怎么解释？省委阶级斗争盖子还没有揭透怎么解释？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虽然中央三月五号的指示，三月九号的电报说得非常明确，还没有实现呢？怎么能够解释整风搞了一段后又搞不下去了呢？我们应该看到毛主席这一条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基本精神。他的矛头始终是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始终是支持革命左派，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始终是要团结各方面的广大的革命力量，包括广大的革命造反派和广大的革命干部，始终是坚持革命的三结合。特别是在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支左的问题上采取了一系列的正确政策，始终是要要求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改造客观世界的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毛主席这一条路线，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支持群众的首创精神。同时，这一条路线，是在同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中

发展起来的，就是同镇压群众，欺骗群众，用什么物质刺激来毒害群众的反革命的经济主义，还有分裂革命群众，挑动群众斗争群众等形形色色的错误的反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当中发展起来的。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正确地认识毛主席的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那些东西，我们要认识得比较深刻。历史告诉我们，胜利的历史和暂时一段挫折的历史都告诉我们，只有把毛主席这一些指示领会下来，把毛主席这条路线坚决贯彻，好好地、反复地学习毛主席这一些思想，我们的运动才能取得胜利。由于离开了毛主席这一条路线，或者在某一些问题上不符合毛主席的思想，那末革命运动遭到暂时挫折的事情呢，也不是一个地方。我又看了一下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指示，曾经指出了，根据两个月实践的经验，从安徽的夺权，没有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没有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没有实行革命的“三结合”，而实行了一系列的错误的政策，压制了有不同意见的左派组织，革命干部。我想了一下，为什么毛主席这些指示已经发出好久了，还是一月革命的时候吗，为什么我们有一些同志总是不能完全的接受，不能用这些东西来自觉地改正一些不符合毛主席思想的东西呢？还是因为我们头脑里有一些“私”字在作怪。不要紧，任何人有了缺点，改就是了。我们只要回忆一下毛主席这些指示多么重要，离不开这些指示的。有了这些指示我们就能够根据这些指示，来去掉我们头脑里的“私”字。犯了错误没有什么了不起，问题是发现了就改，并且接受教训，防止再犯，我们自己不可能在这样一个大革命运动当中，不犯一些错误，问题哪，不要不接受教训，不要只看到别人的错误，不从别人的错误中吸收教训，不从自己的错误当中吸收教训。如果我们这样的话，那就可能重犯自己或者别人犯过的错误。我

们要力求不发生这种情况，所以我希望我们同志们在这几天把毛主席这些指示好好地回忆一下，重温一下，拿这个东西来总结一下我们这一段的工作，至少是这两个月的工作总结一下，看看我们那些地方是符合毛主席的指示的，那些地方是不符合毛主席的指示的，我相信，只要是我們这样做了，我们一定可以使江苏和南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踏步地前进！（掌声）因为毛主席的路线，毛主席的这一些指示，是久经考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是战无不胜的。（掌声）谁掌握执行了毛主席的这一些指示，这一条路线，就一定能够胜利，这是不必怀疑的。（掌声）

这里，我想再简单的说几句，革命的大批判的问题，这是我们当前学习毛主席的思想，搞好当前革命斗争，放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的任务。因为要在革命的大批判中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我们对这个大批判的认识需要提高，批判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当前的一场群众性的、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因为多年以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是同陈独秀、王明、刘少奇等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当中发展起来的。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主要是同刘少奇这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在最近中央的会议上，很多负责同志，以大量的材料揭露了历史上刘少奇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背叛无产阶级革命，背叛无产阶级专政的滔天的罪行（口号），当前这个批判首先是在批判黑〈修养〉，批判干部问题上“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问题上展开，他已经并且正在深入到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党的工作各个方面去，成为推动我们各项工作的一个巨大的动力，同志们都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批判的学说，毛泽东思想就是要革

命，就是要批判，就是在革命，在批判当中，在斗争当中发展。不搞革命，不搞批判，马列主义就会失去自己的生命。我们这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任何一个关键的时刻都充满了毛主席的思想和资产阶级反动思潮的激烈的斗争。这一种斗争，总是为我们各个革命阶段实现这个任务扫清道路。所以当前这一场大批判，绝对不仅仅是写几篇文章的问题，他要深入到各个方面去，成为推动我们各项工作的巨大的动力，成为推动我们斗批改，成为推动我们各个单位斗争的一个巨大动力，所以这是一场很大很大的革命，这是对于我们党内多年来，修正主义的一个总清算。这个批判，大大提高我们无产阶级的政治思想斗争，譬如说最近我们看到很多标语，这是从北京传来的，打倒刘少奇写成打倒刘少狗，但是你这样子写一写很容易的，把刘少奇这个字丑化一下啦，我们不提倡这样子。真正地要把刘少奇的那一套资产阶级的反动的货色，丑恶的灵魂，从政治上、思想上把他批透，这就要花一点功夫，这就不象写一张标语那样简单，那样省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在这个大批判的问题上，准备花很大的力量去搞，大家不是已经看到了红旗杂志编辑部、人民日报编辑部一篇文章吗？这仅仅是一个开头，还要连续地搞一些这样的文章，要把他那一套批透、批臭、批垮，使他永世不得翻身。（掌声）这个大批判，还会接触到一些保守派的思想根源，从思想上摧毁保守派的思想基础。（掌声）过去那些资产阶级当权派组织的什么赤卫队，还有什么反动的血统论啊，总根子就是刘少奇！（掌声）所以把这些东西摧毁，就可以帮助更多的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蒙蔽的人觉醒过来，会大大促进我们争取中间派，瓦解保守派的工作。（掌声）这个大批判，会使我们更深刻的掌握毛泽东思想，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因为刘少奇在社会主义革命时

期，他一个总的问题，就是从各个方面背叛无产阶级专政，背叛无产阶级革命，他是无产阶级的叛徒，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口号）所以我们批判这个东西，批判他那一套，什么外交啦，统战啦，还有什么宣传啦，组织啦，一整套的东西，可以大大巩固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因为你对照一下吧！毛主席的思想是什么？毛主席的路线是什么？刘少奇的东西又是什么？就可以使我们更深刻地去掌握毛主席的路线。刚刚张春桥同志已经说到了，刘少奇在华东、在江苏是有他的影响的，包括他的历史上的影响，我们江苏的革命造反派应该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刘少奇在江苏的那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把他彻底肃清、消毒。（掌声）要把毛泽东思想插遍我们南京、江苏的每一个阵地。（掌声）这个大批判也一定会促使我们更彻底的揭开，揭透省委阶级斗争的盖子，把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丑恶面目和幕后活动彻底揭出来。（掌声）在这样的斗争当中，有大量的、繁重的工作要做，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任务，因为要中国不变颜色，沿着毛主席的路线走下去，走到底，当前这一仗就一定要打好。

我们为什么不能搞革命的大联合呢？为什么不联合起来共同搞这一场战斗呢？为什么要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由于这一些问题上的分歧影响我们对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呢？我觉得不能。只要我们认识到这一场斗争的重要性，我们就一定能够在这个斗争当中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同志们能不能做到？（众：能！掌声、口号声）

同志们，刚才张春桥同志已经念了三月十日中央电报当中的指示，我就不去念了。用毛主席的思想检查一下，究竟是什么东西妨碍我们革命的大联合？同志们想一想这个问题，究竟是什么东西妨碍我们的革命的大联合？是什么东西妨碍我们执

行中央很明确的指示？想一想。如果我们学习毛主席的思想，用毛主席的思想把这个问题想清楚，解决好，我看我们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就有了保证，或者能有一个良好的开始吧！这个问题不想清楚，不解决，那是不行的。最近我们看了很多材料，也和一些同志交谈过，我觉得有这样三个原因在妨碍着我们的革命的大联合，妨碍着我们执行中央的指示，有外因也有内因。

第一个原因，是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别有用心的一些坏人，在利用局势挑动和扩大革命造反派的矛盾。包括有一些保守派，想利用这个机会来分化瓦解左派的力量。对于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警惕！这个问题只要认识了就好解决，我们革命造反派，团结起来，共同对敌，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吗？江青同志说，不要上当，不要被坏人利用。我希望同志们不要忘记这一句话。

第二个原因，觉得是没有用正确的方法来解决革命组织之间的分歧，中央的指示指出，原则分歧，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进行辩论，要求大同存小异。这是符合毛主席的一贯的思想的。毛主席从来就告诉我们，要区别两类矛盾。对革命组织之间的矛盾，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来解决。如果我们方法不对头，这个矛盾就不能解决，甚至就要扩大。看了这几天的大字报，有这个感觉，就是你们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对，用了些什么方法呢？有的是用打架的方法。打架的方法能够解决头脑里的矛盾吗？还有一些就更不是了，我看了有一些送给我的，有这一派把那一派画一个乌龟，那一派把这一派画一个“袁世凯”。同志们，这一种斗争方式，我很坦率的讲，是比较低的。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解决彼此之间的分歧，要进行摆事实讲道理，不要采用这一种办法。我不希望看到这一些东

西，毛主席有一句话，我们应该很好地想一想，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这句话是矛盾论里面讲的。不同性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性质的方法才能解决，倒过来说呢？你不是用这样一些办法，你不同性质的矛盾，用另外一种办法去解决，是解决不了的。比如说，美帝国主义要侵略我们，我们就要保卫祖国，用人民战争的方法去解决；我们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矛盾，用打倒的办法去解决；我们革命组织同保守组织，比如说，与赤卫队之间的矛盾，我们用争取、教育、瓦解及孤立极少数坏人的办法去解决。但是，我们革命组织之间的矛盾怎么样呢？我们革命组织之间的矛盾，只能用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来解决。刚刚在会场上就可以看得出来吗，大家这个情绪，火一上来，有的时候就很容易忘记了大方向。如果革命组织之间的矛盾，不是用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而是用武斗的办法，或者用其他一些办法，是不能解决的。我们头脑里有不同的认识，拳头怎么打得掉呢？或者把电话砸掉，把杯子砸掉，把玻璃通通打碎，这样的办法还是解决不了分歧，只能把分歧扩大，甚至于原来不是对抗性，硬是把它扩大到对抗性的，即是真是原则分歧，用这个办法也是解决不了的。这里我要说明一点，我们要看一看北京，同志们，北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造反派之间也有矛盾。最著名的革命造反组织之间也有矛盾吗，大家到过北京的同志都知道的吗，在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前，不是还闹过一场吗，但是，他们在这一点上，能够一致，就是说，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北京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这一点上他们一致，在这一点上一致了，他们就能够联合起来，成立北京市的革命委员会，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可实现革命的“三结合”之后，有没有矛盾

呢？还是有矛盾的，还是有争论的，天下哪里有没有矛盾的，没有争论的事情呢？两个人还有不同的意见吗，何况两个派别呢，总是有点差别的吗，这个人抽烟，那个人不抽烟，不也有一点差别吗？假使我们忘记主要的矛盾是什么，不能在解决主要的矛盾问题上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而是在另外一些矛盾上，纠缠不休，或者认为，只有这些矛盾解决了，才能实行革命大联合，认为我们革命造反派之间，没有一点矛盾，才能实行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那得出的结论啊，就是永远不能实现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你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呗，不永远有这样那样的矛盾吗？假使不是这样，根据中央的指示，用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用求大同存小异的办法，原则分歧也用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那我觉得是可以解决的。不同的意见可以来辩论吗，就是辩论暂时不能解决，放一放吗，我们在当前主要问题上取得一致呗，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逐步地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毛主席说过这样一句话：“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我希望同志们在处理革命组织之间的问题时，能够掌握正确的方法，不要用对待赤卫队的办法，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拼命去搞，挖空心思地去搞那些材料，那不是对待敌人的办法吗？只要我们革命组织之间，用正确的方法处理，这个矛盾是能够解决的，是能够促进对敌斗争的，是能够促进革命的大联合的，这一点也希望同志们能够想一想，这是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妨碍我们革命的大联合，没有很好执行中央指示的，就是我们队伍内部的错误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比如说小团体主义、无政府主义、宗派主义等等，这一点我们谈的

时候，双方面也都承认的，有这些东西，被这些东西分散了共同的斗争目标，分散了我们的精力，使我们联合不起来。我认为这是当前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所以中央指示要大家回去，当时不是要大家自己批评自己，回去整风，也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这个整风，不是整一次吧？！不是整人吗？！是边战斗边整风吗！小团体主义的最大坏处在哪里？首先是在于，他使我们看不见大的斗争目标。毛主席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对我们全国的革命造反派有一个根本的指示，就是刚刚大家唸的：“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个小团体主义呀！就使我们不关心国家大事，甚至于不关心省里面的大事，市里面的大事，而只是关心我这一个团体的事情。你们这里的团体很大，不是小团体，而是大团体，但是这个大团体哪，也是很容易犯小团体主义的。我们看到过一些街头的争论，有一天晚上，我们出去了，发生什么五八事件，还不晓得五九事情，两派在这里争论，我们就去听了，我们觉得有这样一种情况，双方谈问题的时候，总是以我这一方，八·二七这一方怎么样，你那一方，红总一方究竟怎么样，如何如何？而比较少的听到，究竟是不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这一方。同志们，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派，我们要分，首先是这样分，就是说拥护毛主席，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凡是这样子，我们都要支持，都要拥护，都要赞成。凡是不符合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我们就要反对，我们就要批评。不要因为那个地方发生了纠纷，而这个纠纷发生在我这个基层组织，就肯定我这个组织一定是对的，你怎么能这样肯定呢？而首先要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来衡量一下。我们觉得有这样一种情况，一听到两个组织的基层组织发生了纠纷，先没有问一问是非，眼睛就红了，一红

啊，就闹起来，就是昨天晚上，我这里也不回避吧，我十二点以后，到原来省委那里一个地方，不晓得这两派是哪两派，我就看到在那里闹，是不是有什么原则分歧呢？问了一下，问那里的战士，也没有问到，但是有这种语言，把文风来揪出来，把你们的后台曾邦元揪出来等等，我一听这种话我就想，大概总是与两派的基层组织有关系，我希望同志们眼界要扩大一点，遇到了争论的时候，首先要问一问总的是非，不要只从自己的这个团体这一个立场出发，而要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一点出发。刚刚张春桥同志讲过了，我们两个革命组织的基层组织，可以说是绝大部分的基层组织是好的，但是，也难免有个别的坏的组织，因为现在组织发展得很大了吗？我现在想讲一讲另外一方面的道理，比如说，我们的党，是毛主席缔造起来的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的党，但是我们党内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能因为有这么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否定了我们党是光荣、正确、伟大的党。同样的，我们也不能因为我们党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党，就不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激烈的斗争，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还是放手发动群众揭露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说这一点就希望同志们考虑问题的时候，能够从无产阶级的根本的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小团体主义的情绪是很容易滋长的，我们一定要坚决的警惕。我们革命造反派，对于自己的工作，要采取一分为二的马列主义的辩证方法，这是毛主席多年来教导我们的方法。就是要看主流，看方向，既看到成绩也看到缺点。中央不是讲了吗？大家要以自我批评为主嘛，为什么不能做到这一点呢？我觉得有一点，就是大家对自己的工作，没有很好地采取一分为二的两分法，因为我们采

取了一分为二的两分法，我们就能肯定工作中的成绩，同时也能够对工作中的缺点，自觉地去改正。大方向正确，并不等于十全十美，假使哪一个组织认为自己的组织是十全十美啦，那就等于讲这个组织不要进步了，不要革命了。所以，我们希望同志们，在看到我们这个革命组织成绩、主流、方向的时候，对待自己还要看到缺点、错误，要把这些缺点错误当着我们队伍内部的灰尘，脸上的灰尘把它洗掉。我们对于别的革命组织也是这样，也要看大方向，要看主流，不要只看人家的缺点。过去我们在山东的时候，提出了两个主流，两个支流：希望革命造反派对待人民解放军的“三支、二军”的工作，要看主流，成绩是主流，缺点和错误是支流；我们对部队的同志也提出了，看我们革命造反派，要看大方向，要看到他们什么是主流，革命的大方向是主流，缺点和错误是支流。两个主流，两个支流。现在，我想再增加一个，三个主流，三个支流。就是指革命组织相互之间，看对方的时候，也要看什么是主流，什么是支流。看另外一个革命组织的时候，要看他大方向，要看他什么是支流。缺点和错误如果是支流，那就应该采取与人为善的方法，积极帮助他来解决，不要只抓住对方的缺点错误，忘掉了对方的主流。所以我想，这样子三个主流、三个支流，这样子提出来，是不是就能帮助我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处理得更正确一点，把我们的成绩发扬得更好一些，把我们的缺点错误，去掉的更多一些。

这里，我们有这样一个建议，希望你们两个革命组织，中央指出不是以自我批评为主吗？这个也可以开个小的座谈会，遇到了分歧，征求一下对方的意见，对方那些意见要听，要认真地听，同时对另外一个组织提意见的同志，也要区别什么是主流、什么是支流，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一些思想问题上，

逐步地解决我们的分歧，在大方向上一致起来，团结起来，共同对敌。（掌声）这里什么是折中主义？折中主义就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间，采取调和折中态度，这叫作折中主义。（掌声）折中主义是不行的，我们从来就是反对折中主义的，我也是从来反对折中主义的。（掌声）但是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标准，同时反对两种倾向，这不叫折中主义呢？这不叫折中主义。因为这两个东西都不符合毛泽东思想，都要反对。这是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个不能叫折中主义，关于无政府主义。毛主席前一个时期，最近吧，在北京一次会议上批评说，无政府主义不是不要政府，只是不要别人的政府。只要他自己一家的政府。（掌声）这个话当然毛主席是概括地来说的啦，是说的很深刻对我们是很大的教育，毛主席还引用了列宁的话来教育我们，无政府主义是对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罪过的一种惩罚，那么怎么领会呢？机会主义走向反面就成为无政府主义，机会主义走向反面，修正主义走向反面，就成为无政府主义。这两个东西都是资产阶级的思潮，资产阶级和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曾经用这么两种武器来反对无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可以说是交替使用。我举一个陶铸的例子，陶铸开始镇压群众是镇压的很厉害的，在那个文教口，拼命镇压群众，镇压革命群众，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后来看了不行了，他这个修正主义路线行不通了，革命群众起来了，他又搞无政府主义，他就提出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他还提出过一个什么绝食是一个伟大的创举，这就是陶铸的东西嘛，陶铸这种思想该不该打倒呀？（该！高呼：打倒陶铸）这里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希望你们看到这样一种思想，也是不应该怪我们革命小将，因为有这样一些人曾经把这样那样的东西怪我们革命小将。同志们不是的，所有这

些错误思潮，包括干部问题上的反动路线，其根源，其出处都是那些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众：对！掌声）但是我们要警惕他们这种影响，就要肃清这种影响。（掌声）修正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他们有一点上是共同的，就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点上完全一样，都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批判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镇压群众，压制群众，搞白色恐怖，也批判了他们排斥一切，打倒一切。其目的都是为了支持革命的群众运动，支持革命的左派，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高呼口号：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所以我们对这种思想，我们也要反对的，无政府主义思潮过去在中国是没有多大市场的，只有在欧洲比较多，特鲁泡特金等等这些人，搞一套无政府主义，还写书。中国过去这种无政府主义从来是抬不起头的，这个你要舔，过去上海有个巴金，此人就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他有个小说叫“灭亡”，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那里面就是描写一些打倒一切、排斥一切，天下只有他一个人是英雄，群众都是群氓，这样一个人物，在中国本来没有什么市场，就是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中，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这种思潮偶而出现一下呢，也是对我们的反面教员，就说明我们革命队伍需要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无产阶级的组织性，纪律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它的出现不过是教给我们必须这样做，增加一个反面教员而已。

所以我在这里说了这一些，就是想说明一个问题，我刚分析了这些方面，三个原因吧，妨碍我们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妨碍我们执行毛主席和中央给我们的指示。你们的成绩很大，工作很多，为什么今天着重讲一讲这一些问题呢？因为我们是同志和战友，因为我们要共同地学习毛主席著作。我们讲一讲这

些问题的目的，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拿毛主席那些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一系列的指示，作为我们的正面教员，作为我们思想上的无价之宝，好好地学习，好好地温习，希望我们能够去掉那些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东西，更高地举起毛主席思想的伟大红旗，把毛主席的这条革命路线，更坚决地更好地贯彻下去，把江苏的南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一个月之内，能够再大踏步地前进。刚刚张春桥同志讲到了文化大革命两种可能性，今后的两种可能性我就不重复了，我相信同志们。这里我说一点，就是出现第二种可能性，就是说革命的大联合还联合不起来，或者出现了打、砸、抢发展，生产上下降，甚至于保守组织也起来了，来乘我们革命派闹分裂的时候。假使出现了这种情况，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三个相信，我们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相信和依靠大多数革命干部，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我们相信广大的革命人民和革命干部，还是要革命的，就是出了暂时的曲折，我们的运动，也一定会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取得胜利的，（掌声）但是，我同大家一样，还是希望大家根据中央的指示，力争第一种可能性，是不是这样（众：对！掌声）当然罗，希望同志们的眼界放大一点，从整个南京市，从整个江苏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来想一想，从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要求来想一想，我相信同志们一定会按着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力争第一种可能，一定会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搞的更好，对不对呀？（众：对！）我们应该充满信心，因为全国的形势是好的，江苏的形势也是好的，有人民解放军的支持，有广大革命造反派，还是很强大的呀，这里的革命造反派还是经过战斗洗礼的呀；（掌声）还有梁杜吴这样很早就和革命造反派一起杀出来的革命干部。（掌声）所以你们要很珍惜这一些好的方

面，要去掉那些不利的因素，要发扬这一些好的因素，假使我们这样做，就一定会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的形成。我们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上海的红卫兵，上海的工人、农民、干部，都非常关心江苏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掌声）。我们一定同你们共同战斗（掌声）！今天的会议，虽然开得不大，还有那一边，人民大会堂还有一些同志要求见面，我们想今天就不去，我们共同在执行毛主席路线这一点上，我们随时可以见面的（掌声）只要我们是走在毛主席革命路线这条大路上的战友，我们就能永远走在一起的（掌声）。如果在将来，你们在江苏省军管会的领导下，你们能够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开更盛大的会，那个时候我们上海一定派出更多的同志来到这儿和你们更多的同志，和战友见面（掌声）。最后我们一起来呼几个口号：

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

开展革命的大批判！

对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猛烈开火！

在大批判中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

坚决响应毛主席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

揭透省委阶级斗争的盖子！

边战斗，边整风！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杜平同志讲话

江苏省军管会主任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小将们！同志们！

刚才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给我们做了十分重要的讲话，我建议同志们很好的讨论，认真的执行。

张春桥同志和姚文元同志这次来南京，是毛主席派来的。（掌声、口号声：毛主席万岁！万万岁！）这是毛主席和党中央对我们江苏省、南京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大的关怀！（掌声、口号声：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首先让我们敬祝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掌声、口号声：毛主席万岁！）敬祝我们副统帅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掌声、口号声）

江苏省和南京市实行军管以来，得到了南京市、江苏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力支持，在这里，我代表省、市军管会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江苏省、南京市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敬礼！（掌声）同时，希望你们今后继续的帮助我们！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进行及时的批评，同志的批评是最大的阶级友爱，我们坚决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在批评的过程中正确的认识世界，并且改造世界，南京地区的文化大革命，同全国是一样的，是一派大好形势。（掌声）当前最迫切的任务是什么呢？就是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更高地举起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口号声：毛主席万岁！）在对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批判、大斗争中，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

（掌声）只有革命的大联合，才能更好地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开省、市委的阶级斗争盖子，集中精力打击敌人；只有革命的大联合，才能在干部问题上彻底批判“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正确地贯彻毛主席的干部政策，为干部站出来革命创造条件；只有革命的大联合，才能消除武斗，才能消除无原则的“内战”，促进生产大发展；只有革命的大联合，才能实现革命的三结合，（掌声）我们是相信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士是懂得这个道理的，是坚决要求实现革命大联合的，是坚决反对武斗的，是坚决反对无原则的“内战”的。（掌声）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友们！小将们！同志们！我们一定要用最实际的行动，热烈的响应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号召，关于拥军爱民的号召，（掌声）组织起浩浩荡荡的文化革命大军，为彻底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为夺取南京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而奋斗！（掌声）最后让我们高呼：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伟大的导师毛主席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我们伟大的统帅毛主席万岁！

我们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江青同志的讲话

——在军委扩大会议上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下午

我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多年来都是给主席作秘书，主要的是研究一点国际问题。在文教方面我称一个流动的哨兵。就是订着若干刊物报纸，这样翻着看，把凡是我认为较比值得注意的东西，包括正面的、反面的材料，送给主席参考。我多年来的工作大体上是这样做的。从去年起，我的工作称是加了一点，就是兼做常委的秘书。我们整个中央文革小组就是中央常委的一个秘书班子。也还是哨兵工作、参谋工作。就是提出意见，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中央常委参考。所作的工作就是这么一点。我对军队不熟悉，知道的东西很少，今天只能和同志们交谈一下。我的意见如果不对，请同志们批评我。我们小组是比较民主的，有时候还可以吵架。同志们有什么意见，欢迎你们提出来。

主席对我是严格的，主席对于我首先是严师。当然喽，他不象有些人把着手那样教，但是对我非常严格。许多事情我是不知道的。主席的为人，我想同志们也许比我知道的更多一点。我们在一块生活，他这个人是很寡言的，话不多。有时候谈起来，多数都是谈政治、经济、文化，国际、国内，海阔天空。什么社会上的小广播，也谈一点，但很少。如果偶尔涉及某一个干部，主席总是说什么人有大功哪！这个人怎么好啦！不怎么说人家坏话的。主席对干部爱护、宽大。我自己也是遵

守党的纪律的。我也讨厌听那些社会上的小广播。这样，我有时候很无知。不过，知道那样一些小广播也没有什么好处，浪费精力。在过去，我每天要看一大堆参考资料，再加上电报还要多哩！哪有时间去听那些小广播，搞那些名堂。至于学习，我不比同志们好，我自己觉得学习的不夠好，特别是不夠系统。如果说我有一点什么长处，那就是我学懂了的那一点，我就坚持，就去做。在延安，听了主席的在文艺座谈会上的那个讲话。对那个讲话里头我领会了的东西，我就去做。当然这篇讲话，我不是全部领会了。这几年我又重新读了，对我还是那末新鲜。这篇讲话强调地指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个我懂。而且我多年遵照主席的教导，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去做。我就是这么一个人。与同志们比较起来，我是个小学生，要向同志们学习。因为同志们在历史上，不管是十年内战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抗美援朝等等这些战争时期，都为人民建立了丰功伟迹，这是连国内国外敌人都承认的。我向来是非常敬仰老红军的。在延安闹过这样一个笑话。曾经有人给我的帽子上做了一颗红星，后来说是许戴，我才戴了几天就不许戴，为这个可闹别扭啦！当时我不太明白，为什么一定要我们把这个红星拿掉，那个时候不明白，是闹过别扭的。我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很有感情，我觉得自己现在也还是军队的。我进城以后一直要求保留我的军籍。我只在军队做过一段很短时间的工作，就是在胡宗南进攻陕北的时候，在中央直属大队当政治协理员。进城后我一直要求不要把我的军籍除掉，就是说不要开除我。我心里总是向着军队的。

目前在毛主席和中央的号召下，同志们正在为人民建立新的功勋。毛主席曾经说过：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在说这个话的时候，在一次中央会议上，主席讲过一个故事。战国时

时候，赵国的赵太后执政，她非常溺爱她的小儿子长安君。这时候秦国攻击它，攻得很紧，她请齐国出兵解围，齐国说，要把你的小儿子长安君来做人质，才能出兵。她不肯，她舍不得她那小儿子，很多大臣进谏，要她派长安君去。她恼火了，说谁再来劝说，我就要唾他的脸。当时有个左师（官名），叫触誓，他去求见太后，赵太后盛怒等着他。他腿有病，故意走得很慢，慢慢地慢慢地走。然后，他就问寒问暖，先不讲政治，然后说，我快要死了，我有个小儿子，十五岁了，太后能不能给派个吃饭的差使，我死了也就心安了。赵太后就说，丈夫也爱少子吗？他说，甚于妇人。听了这样的话，太后的气消下去了。她说不见得，我看溺爱少子，还是女人比男人厉害。左师就驳她说，我看你爱燕后超过了爱长安君（燕后是燕国国君的妻子，是赵太后的女儿）。她问何以见得？左师说，燕后出嫁的时候，你抱着她哭，因为是远别。燕后出嫁以后，每当祭祀，你都为她祈祷说：你千万不要回来。要她在燕国生儿育女，世代为王，替她打祿的是很长久的。可是你对长安君就没有这样。太后说不是。左师然后就问，咱们赵国过去有名的世袭的这些人，他的子女，他的后代，现在还有没有继续世袭的啊？太后回答说，没有了。左师又问，不但赵国，其他国家，子孙封侯的，还有没有呢？太后说，没听说还有。左师说，都没有了，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还不是由于“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而挾重器多也”所造成的吗？“重器”者，指的是古代象征国家权力的宝器，翻译成现在的话，就是权力。左师说：你给长安君那么高的职位，给他许多肥沃的土地，给他的权力又很大，不及时叫他为国家立功，有朝一日你去世了，长安君能在赵国立足吗？我认为你为长安君打祿的太短，你爱他不如爱燕后。左师触誓讲了上面的话以后，赵太后立刻下了命

令，准备百辆车子，送长安君到齐国去。齐国马上就出兵，解围了。主席说，这篇文章，反映了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初期，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这种再分配是不断地进行的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产阶级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在座的同志，大概权是很多的。伯达同志经常说，他是个小小老百姓，我就更小了。但是这个权就不能轻易用。既然人民给了咱们这么高的职位，俸禄也很厚，权力又很大，如果我们不立新功，对得起人民吗？久了人民能要我们吗？这个故事主席讲了很多次。对我们自己的孩子也曾讲了好多次。但他们是不怎么理解的。多年来，我一直是很欣赏这篇东西，曾多次翻阅。我不懂古文，就查字典。

所以，解放军要立新功。

自从主席说解放军要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以来，已经作了大量的工作。解放军的工作成绩特别突出的表现在工农业生产上。比较困难的是支左问题，复杂一些，搞不好就容易支错。对这个问题，只要我们自己的思想明确，真正站到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来，就会大无畏，即使错了也不要紧，我们就可以不支持他们，再来搞调查研究，找到真正的左派。把左派壮大起来。对受坏人操纵的组织，就孤立他们中间的一小撮，分化瓦解他们，教育他们。这一点，同志们已经有了许多经验啦，其中已有许多好的经验。我参加过两个小组。象中南，就碰到一些困难，黄永胜同志他那里有一些好处，他没有杀人，没有开枪，广州市捉人大概也不是太多，他们有一个很好的经验，就

是说，对受坏人操纵的组织，轻易不要宣布为反动组织，而是把它的头头，确有证据的坏人，逮捕起来，或者让那个组织的群众自己改换新的领导人，这个做法，我觉得还是好的。

同志们，对前一段文化大革命不要有什么自卑感。从前说是不介入，其实这个不介入，就许多单位说，主席早说过：

“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事实上，有的是从左的方面介入，有的是从右的方面介入。例如，拿从右的方面介入来说，去年二月，林彪同志委托我召开部队文艺座谈会，这个文艺座谈会的纪要，是请了你们“尊神”，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来攻他们，攻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才吓得他们屁滚尿流，缴了械。为什么这么有威力呢？就是因为有军队支持，他们怕人民解放军。这是从左的方面介入。几个月以来，全军有很多好经验。据哈尔滨的同志说，那里的军队，在去年夏天，就从左的方面介入了。也有的从右的方面介入的，做错了一些事。我想大多数做了错事的同志也是会回头。我才不相信，天下就那么都一片黑了，有的人就是吹这个黑风。也许我这个人自信心太强，我总觉得不会那样子。你看，就是农业生产，夏收可能也会不错的，秋收，我看也可能不错。因为革命调动了广大人民的革命热情，军队这样子大力地去带头，起模范作用，我看这是解放以来，十几年没有过的。进城以后，我们军队住在兵营里，确实和劳动人民有些隔开了。这次不行了，要从兵营里出来，要从机关里出来，恢复咱们过去的老传统，跟群众结合在一块。这样，有的地方就说，老八路又来啦。可见，我们当年还是和群众在一块多一点，进城以后就隔离开了，在这次文化大革命期间，军队

做了许多好事情，从最初开始，以林彪同志为代表，就从左的方面介入了。

此外，我还向同志们呼吁一下，要看到文教战线的重要性。对这个问题，我们过去认识不足。那些有问题的、能力不怎么强的干部，都被放到了文教战线上去，还不说我们包下来的几百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样，他们的资产阶级的、封建主义的东西就大量地泛滥。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就是不大清楚，也不知道这些东西的厉害。虽然在毛主席的亲自领导下，和他们交过几次锋，但是，都是个别的战役，没有象这一次这样认识深刻。意识形态——文教战线这个东西，可厉害哪！因为任何一个阶级，无产阶级也好，资产阶级也好，他要夺取政权，总是要先做舆论准备的。这一点，过去我就重视不够，希望军队的负责同志，这一次能真正认真地抓一抓。

这十七年来，文艺方面，也有好的、或者比较好的反映工农兵的作品，但是，大量的名、洋、古的东西，或者是被歪曲了的工农兵形象。至于教育，那几乎全是他们的那一套，又增加了苏修的一套。所以我们在文学艺术界，培养出一些小“老艺人”；在教育方面，培养出一些完全脱离工农兵，脱离无产阶级政治和脱离生产的知识分子，比过去还多了。要是没有这次文化大革命，那谁改得了？攻也攻不动哪！

我个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过程很长。进城的初期，总理给我安排过几次工作，接触了一些事情。后来，就辞职了。我自己思想上，只是就某一点说，是解决了这个问题的。那时候觉得挺奇怪，那些香港的电影，就是往我们这里塞，我用很大的力量，想推出去。他们却说什么，民族资产阶级，我们得照顾。当时我们确实是孤立的。

在这个思想领域里，就是不能和平共处；一和平共处，它

就腐蚀你。大概总理还记得，那时候对他们说，制片方针是对着华侨，你们只要不拍反共的电影，那么我们给你们钱。他就是要钱嘛！那个时候，只认识到他要投资，没有认识到他要来毒化我们。后来推出去了，确确实实地推出去了。中间，有几年我害病，为了恢复健康，医生要我参加一些文化生活，锻炼听觉和视觉。这样，我就比较系统地接触了部分的文学艺术问题。哎呀，觉得这个问题就大呀！在舞台上、银幕上表现出来的东西，大量的的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或者是被歪曲了的工农兵形象。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的反映，它反转过来，是要保护或者破坏经济基础的。如果象那个样子，它就会破坏我们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大概在一九六二年，香港电影，美，英、法、意……等帝国主义国家的电影，修正主义国家的电影，出现了一大堆。那些剧团可是多啊！如京剧，我是一个习惯的欣赏者，但我知道它是衰落了，谁晓得它利用我们这个文化部，弄得全国到处都是，就连福建那个地方，也有十九个京剧团。结果，到处在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我那个家乡山东，我童年的时候，河北梆子叫大戏。近几年我调查的时候，京剧却成了主要的大戏了。山东有四十五个京剧团，这还不讲黑剧团、业余剧团。上海的越剧也跑向全国了。就出现这样的怪事。但是，我们的工农兵，建立了这样的丰功伟迹，他们不表现。他们也不表现我们的长征、二万五千里的老红军，也不表现抗日战争。那多少英雄啊，他们都不搞。电影也有这个问题。所以我就逐渐地对这个问题有认识。一九六二年，我同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位正副部长谈话，他们都不听。对于那个“有鬼无害论”，真正解决战斗的文章，是在上海请柯庆施同志帮助组织的，他是支持我们的。当时在北京，可攻不开啊！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姚文

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我在革命现代京剧会演以前，作了调查研究，并且参与了艺术实践，感觉到文艺评论也是有问题的。我那儿有一些材料，因为怕主席太累，没有给主席看。有一天，一个同志，把吴晗写的《朱元璋传》拿给主席看。我说：别，主席累得很，他不过是要稿费嘛，要名嘛，给他出版，出版以后批评。我还要批评他的《海瑞罢官》哪！当时，主席就驳我说，我就要看，而且还说要保护几个历史学家。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彭真提出的，他说我把整个历史学界都看成一片黑暗，毫无是处。这真是委曲了我了。我说我能保留我的意见吗？主席说：你保留意见可以。当时彭真拼命要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我保留意见，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桥同志每来北京一次，有个反革命分子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那是有点关系，但也是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但是却也在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了。

同志们如果知道这些，会气愤的吧。我们这里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自己搞一篇评论文章，他们都不许。气愤不气愤哪！我们组织的文章在上海登了以后，北京居然可以十九天不登。后来主席生了气，说出小册子。小册子出来，北京也不给发行。当时我觉得，才怪呢，一个吴晗完全可以拿出来批嘛，有什么关系？噢，后来总理对我说，才知道，一个吴晗挖出来以后就是一堆啊！可见其难啊！人家抓住这个文教系统不放，就是专我们的政。将军们不要以为这是文教系统，我们不管他们就管，我们真管，他们还会千方百计地想管。所以我们要抓，真正的抓。如果你们都抓，那就不会出现这个局面了。当

然，物极必反，所以就出现了这次文化大革命。那帮人才阳奉阴违哪！两面三刀的尽整人啊。一个戏，主席要改成以武装斗争为主，他就是不肯。为了这个，就要斗很久啊。试问，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武装斗争，能成功吗？我们现在能够坐到这儿来开会吗？我觉得那是不能设想的。在这一方面，同志们的感受大概比我还要深刻。所以，这个文教战线，今后得要很好地抓，抓在我们自己手上。要大胆地选用革命小将。你看，要是没有他们，怎能搞出那个叛徒集团来啊？有六十几个人。他们都占了重要的领导岗位。小将们的这个功勋可大啦！

主席还健在，有些人就可以不听主席的话。在上海的时候，华东局、上海市委里头，可微妙哪。主席的话不听，我的话更不听，但是一个什么人的话，简直捧得象圣经一样的。当时我觉得这是一种奇怪的事情，现在想来，这也不奇怪。有一位旧市委领导人过去是个红小鬼，居然会变化到这样，这我完全没有想象到。上一次开会时，我是全心全意希望他抓工作的，这一点，叶群同志可以证明，伯达同志也知道，春桥和文元同志也知道。可是他死不回头。另一个是个叛徒，变节自首分子，被搞出来了。本来写评《海瑞罢官》、评“三家村”这样的文章，是姚文元同志（还有他组织的写作班子）写的嘛，有些人却贪天之功，说是他们搞的。

我想，我略微讲这么一点我的认识过程，使大家可以对文教这方面看出一点苗头。我要着重地向同志们呼吁，除了抓党、政、军和经济之外，这个“文”也得要认真抓。当然要做调查研究，还要有一番刻苦的学习。因为各行各业，都有各自的规律、特点。但是，这也不是难事，只要无产阶级的政治挂帅了，那末，堡垒总是可以攻克的。几个堡垒已经都攻克了嘛。一个京剧，一个全世界都认为了不起的芭蕾舞，还有个交

响乐，全都初步地攻克了嘛，没有什么难事。这对全世界都是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是垂死的阶级，它表现现代生活，赤裸裸地用腐朽的堕落的东西来麻痹人民，腐蚀人民。倒是修正主义搞一点伪装，很使人讨厌。但是这几年，它也是赤裸裸的了，不再搞什么遮羞布，而是赤膊上阵了。我想，谈我的这个认识过程和实践过程，对同志们今后大力抓文教系统，能不能有一点帮助？

大、中学校都要改革教学制度、教学内容，都要搞斗、批、改，这个任务是很艰巨的，目前我们在这方面还没有什么经验。文学艺术也得要改造。我在一九六四年，曾经对文艺界的一些人说过，你们吃了农民的饭，穿着工人织的布，住着工人盖的房子，人民解放军警卫着国防前线，你们不表现工农兵，你们艺术家的良心何在啊！电影《南征北战》，我抓过。粟裕同志，那个时候，我记得跟你交涉过，关于服装应该怎么样。陈老总，你还记得吗？那个戏虽然有缺点，但是基本上还是个好戏。那个戏，是我具体抓的，是你组织创作的，还改过。忘啦？（陈毅同志：记得。）噢，还记得。

最后，我想简单讲一点教育子女的问题。对子女，不要看作是自己的私有财产。要把他们看作是人民的财富，人民的后代。如果对自己的子女就宝贝得上天，对人家的子女，劳动人民的子女，就不在眼下，这是不对的。但这只是一部分如此，而不是大部。大多数同志是能够正确地对待自己的子女的。如陈士榘同志，就能大义灭亲。当然也不是将孩子怎么样，而是管起他来，让他学习学习，好好想一想，受教育。陈士榘同志，你那孩子管起来没有？（陈士榘同志：管起来了。）在这个问题上，有个别同志，少数同志，太过分了。这也就是那个“长安君”的问题。这个“重器”是什么？“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他们的“重器”是什么？自行车、照象机、收音机，

有的还坐小汽车，最重要的还是他父母的级别。有的人认为，这是爱儿女，实际上是害了他们。要把我们自己的子女，教育成一个真正的革命接班人，是不太容易的。因为，一方面是我们自己的教育，另一方面有社会的影响。我们家的子女也不是那么高明，他们虽然都到大厨房吃饭，可是他们还是觉得自己了不起，总还是有社会影响的。我们要很严格地教育他们，如果抓得紧，将来他们可能会好一些。社会影响这一面，就拿我们的一个孩子来说，她在小学的时候，她说，我们有个教员讲，有一本什么“顿顿的静河”，误人子弟呵，是“静静的顿河”。我说，你是不是要看这部书啊，她说“是呀，妈妈”。我说这部书，你只能当作苏联的历史材料来看，当作苏联的战争史来看。这部书可不好啦，它把一个大叛徒、大反革命分子当做主角，这是不好的。她驳我说：“妈妈，你能这样说吗？大家都说好。”她就这样责问我，因为当时对这本书还不能够批判。我说，你不要出去说，妈妈是研究过的，是妈妈个人的意见。后来不知道她如何想法，反正为子女还是得从政治上、思想上服一点务。例如《红与黑》，法国的修正主义分子把这部小说抽掉了政治、经济内容，拍成了一部黄色电影。我们就得要研究，把所有的材料拿来研究，对身边青年、身边工作人员讲一讲。我自己的工作，每天虽然比起同志们来做得不多，不重要，可是每天的工作量还是大的，身体也不太好，没有更多的时间来教育子女。但是，只要是我发现了的，我都进行了研究，并给他们做了一些思想工作。同时，父母对他们要平等。不是“我是老子”，实行封建家长制。这一点，我觉得要向主席学习。我们家里可民主啦，孩子可以驳爸爸。有时还故意地要他们驳。他们驳了以后，当然要给他们讲道理。但是很多时间，他们不是驳斥，对父母是尊敬的。他们驳，有好处嘛，

让他们造点反，有什么坏处呀，弄得老是“是，妈妈！”“是，爸爸！”有什么好处啊，我看那不好。我觉得，对自己的子女要求严格一点，就是对他们的爱护。

我这两点意见，也曾经讲过，只是供同志们参考，说得不对，请同志们批评。就这样罢。

附件

触詈說赵太后（战国策，赵策四）

赵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赵氏求救于齐。齐曰：“必以长安君为质，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强谏。太后明谓左右：“有复言令长安君为质者，老妇必唾其面！”

左师触詈愿见太后。太后盛气而胥之。入而徐趋，至而自谢，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见久矣。窃自恕。而恐太后玉体之有所郤也，故愿望见太后。”太后曰：“老妇恃辇而行。”曰：“日食饮得无衰乎？”曰：“恃粥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强步，日三四里，少益着食，和于身也。”太后曰：“老妇不能。”太后之色少解。

左师公曰：“老臣贱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窃爱怜之。愿令得补黑衣之数，以卫王宫。没死以闻。”太后曰：“敬诺。年几何矣？”对曰：“十五岁矣。虽少，愿及未填沟壑而托之。”太后曰：“丈夫亦爱怜其少子乎？”对曰：“甚于妇人也。”太后笑曰：“妇矣异甚。”对曰：“老臣窃以为媼之爱燕后，贤于长安君。”曰：“君过矣，不若长安君之甚。”左师公曰：“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为之泣，念悲其远也。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岂非计久长，有子孙相继为王

也哉？”太后曰：“然。”左师公曰：“今三世以前，至于赵之为赵，赵王之子孙侯者，其继有在者乎？”曰：“无有。”曰：“微独赵，诸侯有在者乎？”曰：“老妇不闻也。”“此其近者祸及身，远者及其子孙。岂人主之子孙则必不善哉？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长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于国。一旦山陵崩，长安君何以自托于赵？赵臣以媼为长安君计短也，故以为其爱不若燕后。”太后曰：“诺，恣君之所使之”，于是，为长安君约车百乘，质于齐，齐兵乃出。

子义闻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亲也，犹不能恃无功之尊，无劳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而况人臣乎？”

触詔說赵太后(譯文)

赵太后刚刚掌权。秦加紧攻赵。赵向齐国求援。齐国说：“一定要长安君作人质，才肯出兵。”太后不答应，大臣们极力建议。太后对左右的人明确说：“谁再说要长安君作人质，我就吐他一脸唾沫。”左师(官名)触詔请求见太后。太后怒气冲冲地等他。他不慌不忙进去，到太后面前谢罪说：“老臣脚有毛病，走快了不行，很久见不到你了，请宽恕我。我怕太后身体不好，所以希望见到太后。”太后说：“我靠坐车行动”。触詔问：“每天饮食不会减少吗？”太后说：“靠吃粥罢了。”触詔说：“老臣现在吃不下饭去，每天勉强散步，走三四里，吃得多一点，身体就好一些。”太后说：“我不行。”这时太后的怒气消了些。左师说：“我的孩子舒祺最小，不成器，我又老了，很爱怜他。希望你让他做一个黑衣卫士，保卫王宫。冒死请求。”太后说：“行，年纪多大了？”触詔回答：

“十五岁了，年龄虽小，愿在我入土前托给太后。”太后说：“男人也爱少子吗？”触詔答：“要超过女的呢！”太后笑道：“妇女更是超过男的吧！”触詔答道：“我看你爱燕后就超过爱长安君。”太后说：“你错了，不如爱长安君爱的深。”左师说：“父母爱子女，就要替他们作长远打算，你嫁送燕后时，抱着她哭，想到她嫁到远方去，心中难过。嫁走了，也不是不想了，但祭祀时必祈禱：‘千万不要使她回来啊！’这还不是作长远打算，要她生子育孙，世代在燕国为王吗？”太后说：“是的。”左师说：“三辈以前，赵国刚建立的时候，赵王子孙封侯的，现在还有继续存在的吗？”太后答说：“没有。”左师又说：“不单是赵国，其它各国诸侯有存在的吗？”太后答：“我不曾听说过”。左师感慨地说：“这些人有的本身就灭绝了，时间长的，到子孙也灭绝了，难道是这些王侯的子孙都一定不好吗？因为他们的地位高而没有功勋，俸禄厚而没有劳绩，拥有的权力却太大了，太多了。现在你提高长安君的地位，封赐给他肥沃的地方，多给他权力，而不及时间叫他为国立功，有朝一日你死了，长安君靠什么在赵国立足呢？我认为你替长安君打祿得太短了，所以说，你爱他不爱燕后。”太后说：“好，任凭你把他派到什么地方去！”于是，为长安君备车百辆，送他到齐国去作人质，齐国随即出兵。

子义说：“国王的子孙，是亲骨肉的关系，尚不能仗恃没有功勋的高位，没有劳绩的俸禄，来守大量的金玉财宝，何况下边的臣子呢！”

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印发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四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总站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六日